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九釐  
米寬十二·六釐米

通鑑前例



曾大父溫國文正公所記集者也自春秋左傳於漢晉隋唐與夫三國六朝諸國之紀莫不窮極隱奧凡可以為作書之例者親加載錄或因或做皆有所據故自春秋以來用例之精確深穩皆考究為最詳而得其當于此槩見然前例遺藁中遭散亂所藏僅存脫落已甚故先後無叙或改注重複觀者病焉及輒掇取而分類之為三十六例其間或書年而不書事如曰齊襄公之二年或書事而不著年如曰節度使官自此始或書謚書年而

後序

總

社族

不實其數如曰桓年以大雩有兩秋之類及皆不敢增益也至若或文雖全而其字闕減者及亦從而闕之或事欲詳見而旁附其文者及則因其文而述之雖然苟能推此類而參酌貫穿焉亦庶幾矣及抑嘗因此例而涉其書攷其離析稽其授受推其甲子括其卷秩列為四圖以便尋究求者授之以廣其傳庶得與 考異音釋並行于世萬一有助於觀摩云乾道丙戌仲秋癸酉曾孫右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及謹書

宋本

監本資治通鑑序

御製

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書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詩書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鑑戒於後世者也漢司馬遷紬石室金匱之書據左氏國語推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采經摭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馳騁上下數千載間首記軒轅至于麟

下為記世家書傳後之述者不能易此

體也惟其是非不謬於聖人褒貶出於至當則良史之才矣若稽古

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暇未嘗廢卷嘗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俾就祕閣繙閱給史史筆札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光之志以爲周積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楚秦晉始大桓文更霸猶託尊王爲辭以服天下威烈王自陪臣命韓趙魏爲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載明君



良臣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庶證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規模利害之効良將之方略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荀卿有言欲觀聖人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若夫漢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焉者自餘治世盛王有慘怛之愛有忠利之教或知人善任恭儉勤畏亦各得聖賢之一體孟軻所謂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至于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之漸詩云商鑑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之志焉耳

治平四年十月初開 經筵奉

聖旨讀資治通鑑其月九日 巨光初

進讀 面賜

御製序令候書成日寫入

進資治通鑑表

臣光言先奉

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

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踈凡百事為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

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

通序

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

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

敷文明之治思

覽覽古事用

恢張大猷爰

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

先帝仍

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

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

御府筆墨繒帛及

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

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

進御

先帝違棄群臣

陛下紹膺

大統欽承

先志

寵以冠序

錫之嘉名每開

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

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

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

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

陛下俯從所欲曲賜

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

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

不責職業臣旣無它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



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若煙海抉擿幽隱校計豪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自年經國緯以備

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併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違離

大恩

五

闕廷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

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

大恩庶竭涓塵少裨

海嶽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踈踈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

陛下寬其妄作之誅

察其願忠之意以

清間之燕時賜

省覽

監前世之興衰

考當今之得失

嘉善矜惡

取是捨非足以

懋稽古之盛德

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則臣

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

進以

通疏

聞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食實封壹戶臣司馬光上表

元豐七年十一月

進呈

檢閱文字承事郎臣司馬康

同修奉議郎臣范駕

同修祕書丞臣劉恕

同修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臣劉攽

編集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臣司馬光

獎諭詔書

勅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成事史學之廢  
久矣紀次無法論議不明豈足以示懲  
勸明久遠哉卿博學多聞貫穿今古上  
自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綴緝成一家之  
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  
嘉歎今賜卿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  
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久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十五日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一

秘書丞劉

恕

編集

包犧以來紀

包犧氏

包犧氏蛇首人身身風姓生於成紀上古至周厲王無年可紀而皇

列於後以示傳聞異辭象日月之明謂之太昊取犧牲以充包厨

號包犧後世音謬謂之伏羲或謂之虞犧一號皇雄氏黃熊都陳

用之利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剛則吐吐起則吁吁飢則求食

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伏犧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

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

之宜造八卦始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因而重之爻象備矣筮之

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五氣立五常定五行始名官而以龍紀

有甲曆五運象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繼天而王為百

王先度時制宜作為罔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制嫁娶以儷皮為

禮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羣生和洽各安其性在位

句謂史四國皆風姓同大昊有禘之祀

一十年或云一百一十六年至周任宿須

三年或曰二十六篇七年年諸儒各稱上古名號年代世遠書亡

其存者參差乖背且復

煩而無用今並略之

神農氏

神農氏姜姓人身牛首母曰任已有嬌氏長於姜水以火承木故

為炎帝元年巳巳或古者民茹艸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蛇之肉

多疾病毒傷之害神農以為人民眾多禽獸難以爰養乃求可食

之物相土地燥溼肥瘠高下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播種五穀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作陶冶斤斧為耒耜鉏耨以墾艸莽然後五

穀興以助果蓏實而食之又嘗百草酸鹹之味察水泉之甘苦冷

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天

包犧氏 神農氏



下號曰神農本起烈山稱烈山氏一曰連山氏一曰黃氏大庭氏魁隗氏

都魯以火紀官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封是無制令而人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列鄠於國自崇為帝以聚貨帛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削桐為琴繩絲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神農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陽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

在位一百二十年或云一百四十年  
神農聽從神農納琴水氏女曰聽謏生臨魁先  
帝臨魁元年辛巳在位六十年或云六十年  
帝承元年丁亥在位四十九年  
帝明元年丙子在位四十五年  
帝直元年辛酉在位四十八年  
帝釐元年己酉在位四十五年  
帝榆元年壬辰在位五十五年  
自神農至榆罔四百二十六年  
臨魁至榆罔七帝號神農氏之號三百六十年春秋續命歷序曰炎帝傳八世五十七世譙周曰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世

### 黃帝

外紀

二

沙伯社

黃帝有熊國君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母曰附寶其先即炎帝  
典娶于有蟠氏生黃帝黃帝少生於壽丘長於姬水改姓姬神農氏  
世表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弗能征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羆虎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蚩尤作亂不用命軒轅徵師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為大霧軍士昏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禽蚩尤戮於中冀名其地曰絕轡之野諸侯咸尊軒轅代神農氏為天子元年丁亥或云元年丙子是為黃帝黃者中和美色帝始制法度萬世不易有土德之瑞故天下以為號一曰軒轅氏三統歷曰有軒冕之氏服天下號曰軒轅氏有熊氏皇甫謐曰新鄭古有熊國黃帝之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  
又以為號帝鴻氏歸藏氏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陳法設五旗五麾天下不順者從而征之東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葷粥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成命百物以

### 黃帝

明民共財受地形象天文以雲紀官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  
鴻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為當時風后或作  
蚩尤軒轅  
本紀曰黃帝舉風太常察乎地利故為稟者奢龍辨乎東方故為  
后為相力故為將  
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為司馬后土辨  
乎北方故為李史官蒼頡造文字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  
有星官之書其師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剛所建始作甲子甲乙  
謂之幹子丑謂之枝枝幹相配以名日命容成造曆隸首作數伶  
倫自大夏之西阮隄之陰取竹於解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  
兩節間長三十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風凰  
之鳴而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鐘之宮生六律  
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推律曆  
之數起消息正閏餘作五聲以正五鍾五官以正人位又命伶倫  
與榮援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  
之命曰咸池作冕垂旒充纁為衣玄裳黃旁觀鞞翟艸木之華乃

外紀一

三

外紀

條五色為文章以表貴賤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  
畫壘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以分星次經土設井以塞諍端立步  
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  
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  
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司八則嫁娶相媒九則無有相貸十  
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可得而均欺陵之路塞闔  
訟之心弭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  
十為師師十為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人民不天  
百官無私市不預賈城郭不閉邑無盜賊相讓以財風雨時五穀  
登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遠夷之國莫不獻其貢職黃帝之子  
二十五宗其四母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別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  
箴任荀僖姁偃依二人為姬二人為己正妃西陵之女曰嫫祖生  
二子一曰玄暉是為青陽名執事二曰昌意居若水為諸侯娶蜀山  
氏女曰昌僕謂之  
女極生顓頊於若水黃帝崩葬橋山少暉青陽昏紅  
水已干崩桑天

黃帝

下號曰窮桑帝一日帝宣元年丁卯或云巳巳都爵故為帝丘後徙  
金天氏能修太皞之法故曰少皞或云金天國號少皞身號曰鳥  
冠少皞在位八十四年崩年一百歲或云在位百年葬雲陽命歷  
序曰少皞傳八世五百  
年或云少皞傳四百八十五年

高陽稱高陽氏或云顓孫也顓孫正也顓孫正也顓孫正也顓孫正也  
之尚赤焉王以赤緇古者民神異業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  
福蒸享無度夫神作享家為巫火無有要質民質于祀而不知其  
嘉注不降無物以享禍災并臻莫盡其氣顓孫正也顓孫正也  
以孟春為神火正黎司月朔且正春五星會于天歷警室也木凍  
莫不墜和故難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  
東至蟠木莫不墜和故難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  
葬濮陽命歷序曰顓孫傳七世三百

帝嚳三十餘年帝位元年已酉或云辛亥辛巳號高辛氏少皞之前  
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爵顓孫正也顓孫正也顓孫正也  
號上古號因其事高陽高辛皆名德高而前也或云顓孫正也顓孫  
女曰姜原生棄高辛皆國氏土地之號秋生契次契陳鋒氏女曰慶  
稱孕生稷章生重黎為雷火正淳淳敦大天明地德普顯照四

海以生柔嘉材故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擊使復黎誅之而不盡  
帝在位七十五年前或云六十五年前或云一百五十年或云九十  
八歲九十二歲葬厘陽或云陽命歷序曰嚳傳十世四百九十年  
左氏傳少皞氏有子曰重額項氏有子曰黎重黎二人各出一帝  
束督讎遷井兩人而為

帝堯之子年十五長十尺佐兄摯受封唐侯姓伊祁  
帝堯陶唐氏都平陽尚白薦玉以白繒茅茨不剪櫟楠不斲素  
題不枿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毀藜藿之羹飯於  
土簋飲於土釗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  
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墜色布衣揜形鹿裘御  
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為也不以私曲之故害耕稼之時吏忠正奉  
法者尊其位廉身平繫愛民者厚其祿民有孝慈力耕桑者遣使

帝堯元年已未位九年不善崩或云荒淫無法度不修善政見  
廢堯少皞會孫同名未詳自黃帝至帝嚳三百四十二年少皞至  
帝嚳四君二千五百四十二年命歷序曰黃帝  
傳十世一千五百四十二年命歷序曰黃帝

帝堯

帝堯陶唐氏都平陽尚白薦玉以白繒茅茨不剪櫟楠不斲素

題不枿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毀藜藿之羹飯於  
土簋飲於土釗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  
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墜色布衣揜形鹿裘御

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為也不以私曲之故害耕稼之時吏忠正奉  
法者尊其位廉身平繫愛民者厚其祿民有孝慈力耕桑者遣使

黃帝 帝堯

表其間正法度禁詐僞存養孤寡顛亡禍之家自奉甚薄賦役甚  
寡巡狩行教周流五嶽西教沃民東至罽齒存心於天下加志於  
窮民一民饑則曰我饑之也一人寒則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  
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  
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單均刑法以儀民是  
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艸木而民無所食猥偷鑿齒九嬰大風封  
稀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  
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猥偷斷修蛇於洞庭禽  
封豨於桑林萬民皆喜天下廣狹險易速近始有道里三苗復九  
黎之德堯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育重黎之後不忘舊  
者使復典之是爲羲氏和氏至于夏商周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  
其分主於是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江淮通流四海溟涔  
無有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民上丘陵赴樹木陰多滯伏  
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悶而滯著筋骨瑟縮而不達

堯本紀

或

堯作爲舞以宣導之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岳皆曰鯀可帝曰方  
命圮族岳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乃用鯀治水鯀顛頭  
五世孫堯封爲崇伯鯀生禹於石紐長於西羌長九尺二寸禹字高宗  
克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朱不肖堯在位七十年求巽位四岳薦  
舜昔顛頭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鼓叟  
生舜於姚墟姓姚字都君母死後母生象父母及象皆下愚不  
移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順事父母與弟日以篤謹出田則  
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好學孝友寬裕溫良耕於歷山暮年而田  
者爭處境墉以封壤肥饒相讓漁於雷澤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  
深潭相予陶於河濱河濱器不苦窳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聞其賢  
徵之艸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道廣大而不窮堯妻二女以  
觀其內任之百官以觀其外封於虞爲諸侯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天下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世濟其美

帝堯



堯不能舉舜舉八凱主后土八元布五教于四方三載考績堯知舜足授天下以爲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使攝行天子事舜受終于文祖繇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治水九年鄗洪水而不息功用不成舜巡狩四岳流共工放驩堯窺三苗殛鯀四罪而天下咸服或云帝鴻氏少皞氏顓頊氏續雲氏皆有不才子曰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塗毒能去舜投諸四裔以禦魘魅即四罪也帝乃舉禹使續鯀之業鯀殛于羽山以死繇作九仞之城或云禹作城郭

劉恕曰八凱八元堯之諸父昆弟四凶之罪著於海內堯知舜於側微天下未盡厭服遺之大功二十使民臣仰其功業而鄭玄以堯之末年四凶在朝爲亢龍有悔烏足以知聖人哉

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與益稷命

九先

六

七

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傳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功之不成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工從孫四嶽佐之禹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山行則楫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支體偏枯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鄣九澤豐殖九數汨越九原宅居九隄合通四海品處庶類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鑿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至大陸播爲九河淪濟潔決江漢排淮泗而注之海鑿龍門關伊闕析底柱破碣石通九派疏五湖濬四瀆鴻水漏中州乾百川順流蛇龍潛處各歸其所民得去高險處平土皆寧其性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燿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禹常稱人無食則不能使也不利於人則不能勸也民勞而不怨苦者利歸於人也人有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贖之今益予衆庶

稻可種卑溼命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復舊制爲九州行自冀州始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棐楙遷有無萬國作又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天下於是平治稷帝嚳子棄也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又爲成人遂好耕農地之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堯舉爲農師民得其利堯有子十人辟位二十八年凡在位百年而崩舜即天子位葬穀林

帝舜

帝舜即位之明年正月元日格于文祖本處虞之媯汭天下號曰有虞氏都蒲坂尚赤其社用土封堯子朱處丹淵爲諸侯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謂之虞賓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舜載天子旗往朝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於有庠爲諸侯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民而納其貢稅故謂之放而舜放之象爲弟而舜殺之舜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作五明廟立誹謗木恭已無爲

外紀

七

正

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舜美禹能以德修絲之功以爲司空賜姓曰姁封爲夏伯氏曰有夏謂之伯禹天下宗之謂之大禹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封於申呂即伯夷也禹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王其大費拜受佐舜能議百物調馴鳥獸而知其言是爲栢翳舜賜姓贏鄭語曰贏栢翳之後漢地理志曰秦之先伯益助禹治水禹字翼寧史記歷敘舜禹名臣賜姓贏則栢翳伯益乃一人聲轉堯能其後不知所封則秦之先栢翳非伯益也尚書皋陶益同在堯舜禹而諸家或舜以樂教天下重黎舉夔舜以爲樂正命延益八弦爲二十三弦之瑟夔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欲益求人舜曰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夔能和之以平天下一而足矣棄及契益伯夷皆佐

帝堯 帝舜

禹平水土有功舜以棄爲后稷契爲司徒益作虞伯夷作秩宗臯  
陶作士垂作共工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四岳十二牧咸成厥  
功唯禹之功爲大四海之內咸戴舜之明德禹既興九韶之樂致  
異物天下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禹當朝廷嘗曰吾不  
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故士皆至舜以契能和合  
五教保于百姓封於商賜姓子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封  
於郟賜姓姬棄勤百穀而山死初舜娶堯二女曰娥皇女英女英  
生商均亦不肖帝王世紀曰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亦不肖舜子九人  
在位三十三載命禹攝行天子事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帥百官  
若帝之初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大山在其南北因險而不服禹  
欲伐之舜不許曰吾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諭教焉三年有苗  
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而歸舜之德禹攝政十七年舜勤民事  
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禹即天子位

劉恕曰舜受堯顧託之重公天下而不私其親禹平水土拯

帝王

人

天

昏墊而舜在位五十載功德決於衆心故舜巡守南裔往而不  
返欲兆庶尊意戴禹而遠邇無後望之意也夫堯舜之德禹之  
大功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一歲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葬於江南九疑是爲  
零陵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慕能帥顓頊者也故  
報焉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一

#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二

夏商紀

夏起成統終已酉十七君二十一

夏后氏禹元年

伐都安邑

城云平陽亦云晉陽及韓

尚黑其社用松牲用玄以

黑為徽號朝燕服收冠而黑衣十寸為尺封丹朱於唐商均於虞

皆為諸侯作樂曰大夏命皋陶為夏箴九成以昭其功夏大也言

龍大堯舜之德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待四方之士為銘於

篋虞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誥以

憂者擊鼗有獄訟者擗鞀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捉髮以勞天下之

民出見罪人下車問而從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為何痛之

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

為心是以痛之初舜分天下為十二州禹後為九州收天下美銅

鑄為九鼎以象九州昔黃帝作車少皞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

為車正建旗旂旒以別尊卑等級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禹飲

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禹任皋陶益

以國政皋陶卒封其後於英六或在許契后稷伯夷皆有功興於

虞夏之際益垂嚶龍其後不知所封是時天雨金三日亦嘗兩稻

禹娶塗山氏女生子啓南巡守會諸侯於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

帛者萬國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

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視龍猶蝦蟇顏色

不變龍俛耳低尾而逝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防

風汪芒氏之君漆姓守封嵎之山禹崩葬會稽之山陰夏后氏禘

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在十九年

劉恕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尊而

敬舜也啓非不孝於其父也時享在平廟貽魂氣則無所不之

也秦漢以下崇尚墓祭違經棄禮遠事戶樞難以語乎理矣

啓元年丁未皇

啓前謚曰甲辰筮享神於大陵之上是為鈞臺之享又筮於晉之

夏馬

夏馬

夏馬

夏馬

墟作瑋臺於水之陽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啓崩在位九年皇子太康立

太康元辟失德四夷背叛啟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

民弗忍距于河羿先祖世為射官帝賜之弓矢使司射夏表自錏

遷于窮石太康失國而崩羿立其弟仲康太康在位二十九年

仲康元年徵弱政出於羿崩在位十三年子相立

相元年相安征吠夷黃夷其後于夷來賓紀年曰東夷有九種曰

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相為羿所逐失國

居商丘依夏同姓諸侯斟灌斟鄩在位十八年

有窮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元年年樂正后夔之子伯封實有豕心

貪惓無厭食人類無期謂之封豕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恃其善射

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尾圍而用寒浞寒浞伯

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

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外內咸

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

于窮門浞自立外紀二

寒浞元辟因羿室不改有窮氏之號生澆及豷澆長浞使用師殺

斟灌伐斟鄩氏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

浞處澆于過處豷于戈少康既長為仍牧正蒸澆能戒之澆使椒

求之逃奔有虞為庖正虞君思妻之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能布其德而非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浞恃其讒慝詐

偽而不德于民夏遺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浞還舊都元年年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夏道復興

方夷來賓崩在位二十一年子杼立

行一作子子杼立行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

槐帝王作紀作勞或作祖九夷來御崩在位二十一年子芒立

芒帝王本紀云十三年崩于澶立

夏禹

泄帝王世紀作世或  
二十一年加賦夷等爵  
賦夷等六夷服從始加爵命崩在位十六年

命與帝王本紀不同  
子不降立

不降一作江成元年甲申崩弟尙立

尙帝王世紀作喬元年崩子尙立

廩帝王世紀作廩或作廩崩不降子孔甲立

孔甲元年甲辰淫亂好鬼神德衰諸侯多叛天降乘龍河漢各二有雌

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豸龍氏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

于豸龍氏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豸韋之

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

縣孔甲崩在位三十一年子皐立

皐元年乙未在崩子發立

發一作敬元諸夷賓于王門獻其樂舞崩在位十三年帝王子履

癸立是為桀

桀元年己未自孔甲以來諸侯叛夏桀為無道暴戾頑貪虐政淫荒武

傷百姓天下顛恐而患之桀有力能申鐵鉤索伐有施有施人以

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為傾宮瑤臺彈百姓之財肉山脯

林酒池可以運般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

笑以為樂初商契卒子昭明立居於砥石遷于商卒子相土立相

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根國立卒子真立為司空勤其官而水

死王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

立卒子天乙立癸是為成湯名履長九尺自契至湯入遷湯始居

亳從先王居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三反然後肯

從早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因說湯以伐夏救民湯進於桀桀與

之飲酒沈湎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至亡無日矣王啞然笑曰

子又訖言矣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矣伊

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湯任伊尹以國政桀臣于辛恃威凌轡諸

侯以及兆民左師曹觸龍誚諛不正賢良鬱怒諸侯不賓關龍逢

引黃圖進諫曰古之人君躬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

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天殃必降而誅必至君其革之立

夏禹

而不去桀於是焚黃圖殺龍逢衆庶莫敢直言大臣同患桀愈自賢國人大崩湯使人哭之乃囚於夏臺已而得釋桀爲仍之會有緡叛而攻克之是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桀見籙書云亡夏者桀大誅豪傑湯出見張網四面祝曰從天墜者地出者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能爲此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國湯欲伐桀伊尹請之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請復入貢職太史終古出其圖灋執而泣之桀迷惑暴亂愈甚終古奔商湯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明年湯伐滅桀桀在位五十一年被誅諸賊人多百三十二年夏桀紀年曰四百七十一年六輔曰禹三十一年至桀禹之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商起庚戌路戊寅三十君十七世六百二十九年

成湯元年又之職貢夏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至伊尹曰可矣帥兵伐桀今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桀戰敗於有城之虛奔鳴條謂人曰吾悔不殺湯矣夏臺使至此放于南巢而死諸侯大會湯再拜而從諸侯之位曰天子惟有道者可以處之可以治之三讓諸侯皆莫敢當然後湯踐天子位反桀之事遂其賢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徇民所喜遠近歸之順天革命改正朔以建丑爲正月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易民視聽若天特大變尚白其社用石葬樹松牲用白以白爲徽號朝燕服皞冠而縞衣十二寸爲尺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湯謂伊尹曰諸侯來獻遠方之物不利吾欲因其地勢所有易得而不貴伊尹受命爲四方獻

夏禹 商湯

今自伐桀大旱七年洛圻川竭煎沙爛石大史占之曰當以人禱  
湯曰吾所為請雨者禱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  
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持三足鼎祝  
山川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  
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直行與讒夫倡與  
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人無食者湯以莊山之金  
鑄幣救之命伊尹作樂曰大護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護言以寬  
政治民除其邪虐覆護下民各得其所聞官聲使人溫良而寬大  
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徵聲使人  
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湯作曆弗復以正月朔旦  
為節更以十一月冬至為元首至周從之湯令未命之為士者車  
不得朱軒及有飛輅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  
德初作圜取禽獸以奉宗廟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海外肅慎  
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湯娶有莘氏女子太子外丙仲壬太子丁為

太子蚤卒湯崩在位二十一年葬亳北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上甲微能帥契者也故報焉

外丙元年癸亥崩

仲壬一作中壬元年崩伊尹立成湯適長孫太丁之子太甲太甲

元年乙巳尚書伊訓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傳云湯沒而太甲立

乃及太甲與書不同劉歆亦因皇既立不明顛覆湯之典刑伊尹

前謚皆違經從刺遷未詳其旨

放諸桐而攝政當國以朝諸侯王徂桐宮悔過自責反善三祀十

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而授之政作太甲三篇以

戒之太甲修德諸侯歸之在位三十三年崩亦稱祖甲子沃丁立

沃丁元年壬寅伊尹卒葬亳沃丁崩在位二十九年弟太庚立

太庚元年辛未崩子小甲立

小甲元年丙申在位三十六年崩弟雍己立

雍己元年壬申商道衰諸侯或不至崩三年弟太戊立

中宗太戊元年乙酉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太戊懼問於其

商湯



相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君之改其有闕與君其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野木生於朝意者國亡乎太戊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間疾吊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巫咸治王家有成及用臣盧商復與諸侯歸之尊其德稱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崩子仲丁立

仲丁元年自亳遷都鄆藍夷為寇仲丁征之崩在位十一年弟外壬立

外壬元年辛亥在崩弟河亶甲立

河亶甲元年遷都相商復衰崩在位九年子祖乙立

祖乙元年亥遷都耿為水所圯遷於邢或云奄巫賢任職商復與崩

在位十年子祖辛立

祖辛元年甲午在崩弟沃甲立

沃甲元年戌在位二十年崩祖辛子祖丁立

祖丁元年庚午在崩沃甲子南庚立

南庚元年壬寅在位二十九年崩祖丁子陽甲立

陽甲元年辛未自仲丁以來廢適而立諸弟子弟子爭立比九世亂商

衰諸侯莫朝崩在位七年弟盤庚立

盤庚元年戊寅將涉河南遷都自湯至盤庚五遷無定處民咨胥怨不

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

下灋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遂渡河南復居湯之故居於亳

勢自此改號曰殷盤庚行湯之政遵湯之德勢道復興諸侯來朝

崩在位十八年弟小辛立

小辛元年丙午在位十一年崩子武丁立

小乙元年丁卯在位二十一年崩子武丁立

高宗武丁元年戊子為太子時盡知人民之所好惡能養其德至于神

明親喪居廬三年未嘗及國事默以恩道而天下無倍叛之心既

免喪思復興勢未得其佐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卿士患之曰王

言以出令若不言無所稟令武丁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

商湯

不類茲故不言夢得良弼曰說視羣臣自吏皆非也迺使百工以象夢於野旁求四方之賢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巖武丁得而與之語立以為相總百官使朝夕規諫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國家大治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劉恕曰武丁即位之初殷道中衰甘盤遜世朝多具臣傅說賢而隱於胥靡一旦舉而用之出於微賤眾必駭怪故託於夢寐旁求天下置諸左右如天所授羣臣莫之疑懼而傅說之道得行也若不知其才徒以夢取則與王莽按符命以王興王盛為四將光武據識用王梁為司空何異哉仲尼刊書而存之可以見武丁之意矣

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懼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祖己曰遠方將有來朝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服章多用翟羽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故遠方歸德焉劉向以為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三年乃克以安諸夏感變而懼災者自消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在位五十九年崩立其廟為高宗子祖庚立

祖庚 元在位七年 崩弟祖甲立

祖甲 元在位卅年 淫亂殷復衰崩 在位十年 子廩辛立

廩辛 元在位六年 崩弟庚丁立

庚丁 元在位六年 崩子武乙立

武乙 元在位三年 徙都河北國中衰敝東夷竄盛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昔

后稷卒子不密立世后稷及夏之衰棄稷不務不密用失其官而

自寬子戎狄之間卒子鞠立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復修后

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濼阻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

積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自此而興詩人歌樂其德 卒子公劉

變節立卒子皇僕立卒子差弗立卒子毀倫立卒子公 卒子古公亶

商湯

父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武乙暴虐犬戎寇邊董育狄人來攻古公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菽粟財貨不得免焉狄人又欲土地古公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古公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亡民也耆老曰君不為宗廟乎古公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夫有民立君將以利之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以其所養害所養吾不忍也民之在我與在彼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哉二三子何患無君杖策而去率其私屬出幽渡漆沮踰梁山邑于岐山之陽始改國曰周幽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舉國扶老攜弱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旁國聞其仁亦多歸之古公乃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頌其德古公娶有台氏女曰太姜賢而有色生大伯仲雍季歷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古公有事諮謀焉季歷娶摯國任氏之中女曰太任亦賢婦人生昌有聖端在母不憂在傳弗勤處師弗煩事父不怒孝友

外紀二

二號昌弟號比於諸弟古公曰我世當興其在昌乎太伯仲雍知

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犇荆蠻以避之太伯自號句吳荆

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古公卒六韜曰太王壽百二十年季歷立是為公

季修古公之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伐西落鬼戎俘其狄

王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令人為行與之博天神不勝僂辱

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武乙

武乙年三十五年紀年曰子太丁立

太丁元年崩在位三年紀年子乙立

乙元年丙寅崩在位三年紀年子乙立

賜卒季壽百年子昌立昌十二而冠長十尺嗣位遵后稷公劉之

業則古公公季之禮篤仁敬老慈少禮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

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鬻子辛甲尹佚之徒皆往歸之昌詢于

八虞賈逵曰八虞周諮于二號以為卿士度於闕天而謀於南宮适

諏於蒸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德寧百神而柔和高萬民

高湯

昔陸終第三子曰彭祖氏其裔孫曰大彭豕韋爲商伯而滅弟六  
子曰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  
能紀其世鬻子名熊即其苗裔也年九十見周昌昌曰老矣鬻子  
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臣坐而策國事臣尚少也辛甲嘗事紂  
七十五諫不聽而適周召公與語以爲賢告昌昌親迎之以爲公  
卿召公奭畢公高周同姓或云皆昌庶子昌即位之八年六月寢  
疾五日而地動東南北不出國郊有司曰地之動爲人主也羣  
臣皆恐請興事動衆增國城以移之昌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  
必有罪天以罰我請改行其可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  
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無幾  
疾止乙之妾子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季曰受德受德  
乃紂也鄭玄曰乙愛少子辛欲立焉號曰受德傳聲轉作紂其母爲后而生紂尚少乙及后  
以啓賢欲立爲太子太史據灋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故紂爲後乙崩在位三十七年

辛天下謂之紂

元年午

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

量

足以鉅諫言足以飾非以爲天下皆出已之下始爲象箸箕子歎  
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爲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菽  
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

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與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

也鄭玄王肅曰箕子紂之諸父服虔杜預曰紂之庶兄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

其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使師延作朝歌北鄙之音北

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爲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

成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

之力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宮中

九市爲長夜之飲紂醉而忘其日辰甲子聞左右皆不知問於箕子箕

子曰爲天下主而一國失日天下其危乎一國不知而我獨知之

吾其危乎辭以亦醉而不知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妲己以爲罰

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

使有罪者緣之足滑墜火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紂以周諸侯昌及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入女於紂其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辨之并脯鄂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以告且譖之曰昌積善累德仁而善謀太子發勇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競行則不堪其殃縱而舍之身必危亡冠雖弊禮加頭履雖鮮位在足彼將不利於王請及其未成形圖之紂囚昌於羑里昌爲易卦辭乃申憤鬱厄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窞由其言兮違我四國憂勤勤兮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四岳伯夷之後姜姓呂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呂尚避亂隱遼東三十年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棘津遇七十餘主而不聽人人皆曰狂丈夫周昌將出獵史編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豹非得伯王之師昌齋三日田於渭之陽見呂尚坐茅而漁昌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呂尚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昌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曰太公望立爲師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釣於滋泉周昌之囚于羑里其臣散宜生闕天南宮括惠之而招呂尚初三子學于呂尚尚知其賢酌酒切脯約爲朋友尚亦曰嗟乎西伯賢君也而不能自濟由吾力不足而不能自舉也四子見於羑里相與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西海之濱白狐林陵怪獸江淮大貝因紂之嬖臣費中獻之紂大說曰西伯之忠於寡人如是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昌之囚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歸之曰譖昌者崇侯虎也昌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昌弓矢斧鉞因公季得專征伐爲西伯典治南國江漢汝旁諸侯皇甫諡曰文王西伯歸乃爲王門築靈臺列侍女撞鐘擊鼓待紂之失

紂聞之曰西伯改過易行吾無憂矣西伯治岐耕

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爲池沼掘

得死人之骨西伯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其主矣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朽骨況於人乎西伯問太公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伯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西伯曰善是日發倉府以振鰥寡孤獨西伯問太公曰商王罪殺不辜汝助予憂乎太公曰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無災不可以先謀執鵠鳥將擊車身翕翼猛獸將搏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吾觀商野艸茅勝殺吾觀其群衆曲勝直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三國之則也西伯乃與太公陰謀行善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陰謀皆宗本太公昔相鬻子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行鳥身人言殷大戊一使之御吉遂妻之其後世有功佐殷故羸姓多顯遂為諸侯其曾孫曰中滴在西戎保西垂生葦廉善葦廉生惠來莘有力善毀讒手裂虎兕父子俱以材力事紂紂用費中為政善諂好利躬人弗親諸侯益疏多叛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為黎之蒐東夷叛而克之虞芮之君爭田父而不平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如周決平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相謂曰此其君亦能讓天下而不居矣吾所爭周人所恥吾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祇取辱耳遂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歸者四十餘國諸侯曰西伯蓋受命之君自是西伯更稱元年

劉恕曰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武成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泰誓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洪範曰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尚書大傳曰天之命文王非咄咄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命聽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逆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

邠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雖伐犬戎伐耆伐邠之年與書傳不次然同云西伯七年崩伏生司馬遷不見古文尚書鄭玄專信讖候皆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治古學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劉歆作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皆同歆說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引周書文傳解曰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在鎬召太子發九年猶召太子明年未崩也五經緯候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其書皆出西漢之末環詭譎怪不本經典故學者惑焉惟鄭玄依而用之大戴禮曰文王十五而生武王

外傳二

十二

改

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文王之崩武王八十三歲踰年改元至九十三適滿十年故知十一十三非武王之年自文王受命而數之也後世疑文王爲諸侯而輒改元案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爲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然則諸侯於其國各稱元年己之所稱中年可改秦魏或有因於古也

西伯伐邠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可我先伐之管叔曰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西伯曰善遂侵阮祖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西伯西伯又伐犬夷勝黎祖伊恐奔告于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何能爲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劉恕曰世之賤者衆而貴者鮮愚者多而賢者少物情艱於自知不遇則生怨對故知者彊名曰命以杜無妄之求中人安於擯棄俟時而不競蓋聖人以此籠羣愚而息爭端也夫謂之命

則有命之者安可生而默定哉桀紂據禹湯之資不善守而亡之民斯為下矣其能不曰命哉

西伯欲伐崇宣言曰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哀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征之乃伐崇今無殺人無壞室無填井無伐樹木無動六畜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初西伯自岐徙鮮原鮮原在岐山之陽不出百里至是

作曲阜曲阜徙都豐豐在岐山東南三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

公奭之采地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望之謀計居多散宜生曰殷可伐矣西伯弗許西伯之九年西伯寢疾五日謂太子發曰

見善而勿怠時至而勿疑去非而勿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屈而彊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太子再拜受之西

伯卒呂氏春秋曰文王立國四十年九十七是為文王西伯正妃太姒莘國之女號曰文母且夕勤勞以進婦道西伯治外文母治

內有賢妃之助焉太姒生十子長曰伯邑考次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邲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季曰

聃季載惟發曰賢仁孝異於羣子左右輔西伯故西伯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又有滕叔續及毛郤雍畢原豐郇八國皆西伯子也

太子發即位是為武王太公望為師周公旦輔翼用事召公畢公之徒為左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父卒叔齊讓

伯夷伯夷曰父命也叔齊亦不肯立俱逃去國人立其中子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往歸焉及至西伯已卒西伯之十一年發除

喪修父緒業上祭于畢東伐以觀諸侯載西伯木主于車中以行自稱太子發言奉先君東伐不敢自專師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

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誓眾渡

河至孟津叛殷從周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發曰

汝未知天命乃還師歸紂淫亂昏虐滋甚微子數諫度紂終不從

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問於太師疵少師強對曰國治身死不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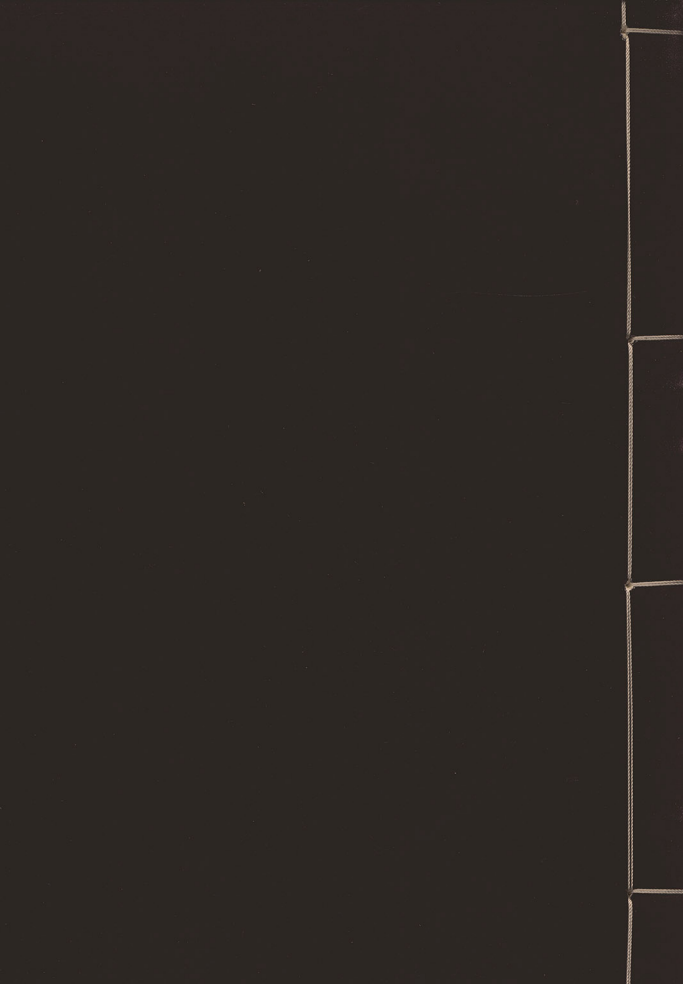
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箕子諫不聽人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爲人臣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爲奴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紂囚之王子比干見箕子爲奴家語曰紂之諸父曰爲大臣者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諫三日不去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乃殺比干剗視其心剖比于妻以視其胎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義可以去矣大師少師抱持其祭樂器奔周周發問太公曰仁賢已亡殷可伐乎太公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夏條可結冬冰可折難得而易失也周發見囑人蔭之於櫛下左擁而右扇之天下懷其德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周發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避遠箕子爰近姑息與姐已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明年周武王伐滅紂在位三年湯之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彛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彛氏目夷氏

勝曆曰四百五十八年殷彛紀年曰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二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

二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三

周紀 起武王元年己卯至威烈王三十五年



武王元年即西伯之十三年紀春武王將伐紂問於太公曰五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為之有道乎對曰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五民可得而使也王問周公曰天下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周公曰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者為匹夫王攻失民者也何天子乎王曰善武王將行卜戰龜燠不兆著立而折筮又不吉風雨暴至折蓋太公因其形而製曲蓋羣八盡懼太公曰枯骨朽骨不踰人矣乃焚龜棄著帥衆先進武王從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之日以兵忌東面而逆太歲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王不從至汜而仇王將度河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甚兩疾雷大風晦冥人馬不相見王瞋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大會於孟津前歌後舞次于河朔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墜霍叔懼曰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剝比干而囚箕子蜚廉惡來知政惡有不可遂還馬而進諸侯以兵會者車四千乘甲子至商郊紂發兵拒之于牧野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雖衆皆欲武王亟入無戰心倒戈以開武王武王以戎車虎賁馳之商師大崩紂走反入宣室衣其珠玉衣赴火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揖諸侯從入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商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

武王上躬堂見玉入室見女皆取而歸之武王乃出復軍軍皇若天下之未定問太公曰奈躬之士衆何對曰愛其人者兼屋上之鳥憎其人者盡其膏餘咸劉厥敵使靡有餘王曰不可問於召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生之王曰不可問於周公對曰使各安其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王曰善哉其明日除道及商紂宮柴於上帝祈於社朝成湯之廟乃出設奠於牧室以王瑞自太王興故追王太王季文王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不以卑臨尊也改建子爲正月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用夏焉尚赤其社用栗葬樹栢牲用騂以赤爲徽號朝燕服冕而玄衣八寸爲尺其樂大武王踐阼三日師尚父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疆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恒可以爲子孫常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傾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

卷之三

九

席之四端及机鑑盥盤楹杖帶履屨觴豆戶牖劍弓矛皆爲銘焉王命周公進躬之遺差而問躬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王從之親躬如周視人如己破鼓折抱砲弓絕內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劍帶笏以示無仇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歌謠而樂之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面縛銜璧與纒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位王分殷畿弦爲三國封紂子武庚祿父爲諸侯續殷祀以殷初定未集恐武庚作亂命管叔尹鄒蔡叔尹衛相祿父居邲治殷餘民謂之三監詩譜曰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敬之命召公釋箕子之囚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商容賢者爲百姓所愛紂廢之商容執羽箭憑於馬徒欲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王以爲三公商容曰吾肯欲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而無勇不足以備三公固辭不受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分財棄責以振窮困顯賢者之位歸傾宮之女南宮伯達史佚展九鼎寶

周

王闕天封比干之墓，彫民咸喜。曰：王之於人，仁賢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肯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肯復徇乎？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劉恕曰：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誰怨？二者意殊，志戾，聖人並稱之，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為人君者，舉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道悖而同歸於教，雖萬世無弊焉。

王罷兵西歸，四月至豐，薦俘馘于太室，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蓊，堯之後於祝，舜之後自夏時或失，或續虞闕，父為周陶正，事王，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配其子胡公，蒲

於三

封於太皞之墟，都宛丘，之側是曰陳。與黃帝竟，後備三恪，以舜為庶人，時居媯水，乃賜胡公姓媯。夏禹之後，殷時或絕，或封得其苗裔，東樓公封之於杞，封功臣謀士，以師尚父為首，封於營丘，曰齊。周公於少皞之墟，曲阜曰魯，召公奭於北燕，畢公高於畢，弟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郟，叔處於霍，康叔封，封季載皆少未封，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為諸侯。皇甫謐曰：武王伐紂之年，夏土皆封諸侯，國四百人。王親虛己，問箕子，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與非與？箕子不忍言，殷惡而殺之。是王亦醜之，問以天道，作洪範，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餘各以次受封，班賜宗彝，分殷之器物於諸侯。惟周公留周，佐王畢公之後，以國為氏，久之絕，封為庶人，在中國或夷狄，箕子至朝，鮮教以禮義，田蠶制八條之教，相殺者以常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其婦人貞信無門戶之閉，而人不為盜，初吳夫伯卒無子。



第仲雍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仲雍卒子李簡立卒子叔達立卒子周章立王求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別封周章弟仲雍之庶孫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復弱矣太公東就國道宿行遲聞逆旅人曰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太公夜衣而行犁明至國周初定未能集遠方營丘邊萊夷萊侯來伐爭營丘太公至國辟州萊而居焉修道術尊賢知賞有功太公以齊地負海潟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女工極技巧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朝焉王營周居于洛邑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鼙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王通道于九夷八蠻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志職業蕭慎氏貢楛矢石柝其長尺有咫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

外紀二

四

陳橋

銘其楛曰蕭慎氏之貢矢分同姓以珎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志服也

二年王有疾弗豫羣臣懼太公召公穆卜周公乃被齊自為質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占之曰吉周公納于金滕之匱中明日王有瘳箕子嘗朝周過故虜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俯泣則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狡僮謂紂也虜民間之皆流涕武王遷都鎬而文王之廟在豐皇前諡曰鎬在長安南二十里豐水之東王崩在位七年年九十

三太子誦立是為成王

成王元年成周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少恐天下畔乃踐阼攝政代王當國南面倍依以朝諸侯葬武王于畢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奄君謂武庚祿父曰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祿父從之率奄淮夷叛周公奉王命與師東伐使召公命齊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

此得征伐為大國

二年周公居東罪人斯得誅武庚管叔放蔡叔與之車七乘徒七十人降霍叔于廢人三年不齒周書作洛解曰管叔霍叔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諸侯復宗周分躬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啓於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商丘為宋以奉躬祀得用先王禮樂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微子仁賢躬民甚戴愛之

三年周公歸自東征

四年周公以躬餘民之一封康叔封於衛居河淇間故商虛周公懼康叔齒少故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人大說其後亦封季弟季載於聃初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曰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未幾唐有亂周公誅滅之成王削桐葉為珪與弟大叔虞戲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

外紀

五

禮

樂歌之遂封大叔虞於河汾之東方百里堯之故虛曰唐侯又有邠應韓三國皆武王子也周公遣使者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不得衣食者獄訟失職者賢才不舉者以告周公於其君之朝也揖而問之其君歸召其國大夫告以周公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

六年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作樂曰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交趾南有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周公歸之於王稱先王神致薦于宗廟使者述其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越裳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

七年初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定鼎于郊鄴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劉恕曰左傳曰虢載祀六百商周相接舊史所記蓋得其詳虢年過於夏不得不謂周踰於虢也七百年間約計前代三十世矣而後世謂左傳在周末亡之前逆知享國之年時之興廢專歸於術捨棄德政不亦野哉汲冢紀年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適合七百之數而三統曆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并東周八百餘年既演百年乃曰周過其曆是前後錯謬不可得彊通者也

二月使召公先相宅三月周公至洛師復卜申視營築謂之王城是爲東都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均周公又營成周成王居洛邑遷虢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西都成王長能聽政十二月周公反政

元年癸丑正月朔成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

周公留相成王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周公問伯禽於其傳對曰

外紀三

六

其爲人寬而好自用以慎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彼其寬也出無辨矣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鈞之氣也其好自用所以窶小也不察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淺者賤人之道也彼其慎所以淺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於天下不賤矣然吾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自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僅得三士焉人皆以我爲越踰好士故士至汝無教之以魯國驕人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周公謂伯禽曰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彊守之以畏者勝聰明徇知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彊記守之以淺者益六者謙德利而勿利也伯禽再拜受命而辭伯禽至曲阜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帥師伐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魯亦平徐夷王大蒐於岐山之陽初太公封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



一年薨子惠王章立考王九年薨子簡王仲成王問於尹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今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不善則讎也夏桀之臣讎桀紂而臣湯武若何其不懼也

末年四月甲子王疾大漸懼太子釗之不任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帥百官相太子而立之乙丑王崩在他三十年通

年二公以太子見先王廟申告以文武王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是為康王癸亥十二年六月庚午

王命畢公保釐成周初召公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於阡陌隴畝之間廬於棠樹下以桑蠶耕種時施獄出拘民得反

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及召公卒謚康公民思其政懷棠樹不敢伐作甘棠之詩歌詠之王充曰召公周公魯侯伯禽晉侯燮

齊侯伋衛康伯牟楚子熊繹並事康王唐國之南有晉水故燹改

為晉侯魯侯伯禽之四十六年卒子考公酋立四年卒弟煬公熙

立築茅闕門徙魯煬公熙立卒弟微公弗弒

獻公具立厲王時字子楨公立宣王十年薨弟武公蒧立宣王

十二年薨少子戴立是為懿公宣王二十一年公兄括之子伯禽

殺懿公自立宣王三十二年宣王殺伯禽立懿公弟孝公稱平

王二年薨子惠公弗立平王四十八年薨子隱公息姑立桓王

八年公弟桓公允弒之自立莊王三年為齊所殺子莊公同立惠

王十五年薨子閔公啓立意王十七年魯人慶父弒之兄康公申

立襄王二十五年薨子文公興立匡王四年魯人慶父弒之兄康公申

之而立宣公定王十六年薨子成公黑陔立景王三年薨弟昭公

稱立敬王三年為其臣季孫氏所逐出奔齊處于乾侯敬王十一年

年薨弟定公宋立敬王二十五年考王哀公將立定王元年遜于

立威烈王十八年薨子聲王當立事見通鑑

周公攝政三十

癸亥

癸亥

癸亥

癸亥

癸亥

癸亥

癸亥

癸亥

癸亥

癸亥

癸亥

癸亥

周

盛伯子也徐夷作亂帥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嬴姓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朱矢以爲天瑞自號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昔蜚廉子惡來弟曰季勝生孟增幸於成王是爲宅阜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以善御習馬幸於穆王得驥之乘匹桃林溫驪騊駼耳之駟王使造父御西巡狩樂而忘歸聞徐子偃號穆王日馳千里馬長驅歸周以救亂使造父告楚今伐徐楚子大舉兵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鬪故敗乃北走鼓城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爲趙氏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自大畢伯士之終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之獲其五王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自是荒服者不至王享國百

外紀三

九

正

年耄荒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修刑辟命曰甫刑王起六師至于九江伐楚漢家紀年曰三十七年會諸侯於塗山王崩在位十五年子共王

擊彗扈立

共王元年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

夫女三爲祭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

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王能庇昭穆之闕崩謚曰共在位十五年

皇甫謚曰在位二十五年

懿王元年王室遂衰詩人作刺王崩在位二十五年皇甫謚曰在位二十五年

第孝王辟方立

孝王元年是時七年大雹牛馬死江漢俱凍昔惡來革子曰女防女

防生勞皐勞皐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

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畜之孝王召使主馬

汧渭之間馬蕃息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謂王曰昔我先酈山

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湍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和睦今我復

清

妻大駱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王曰

昔柏殿羽為舜主玄黃多息故有土賜姓今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

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別居槐里使復續言脫氏祀號曰秦贏遂不廢

大駱適子成以和西戎王崩在位十五年懿王子夷王燹立

夷王元年觀禮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荒服不朝是時諸侯或不朝

相代初楚熊渠其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于鄂立其

三子為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熊渠嘗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驁

弓射之滅金飲羽下視知石也復射之矢摧無迹王崩在位六十五

子厲王胡立

厲王元年暴虐楚熊渠畏其伐去三子王號初衛康叔卒子康伯

卒立卒子靖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頃伯立頃公厚賂周命衛

為侯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衛之變風始作頃公卒子信

五年薨子共伯餘立卒武公和弒之而自立平王十三年薨子莊

公揚立平王二十三年薨子肅公完立立平王十三年薨子莊

目立衛公子黔而立莊王九年齊周惠公復入惠王八年薨子懿

公赤立惠王十七年狄人殺之惠公之子戴公申立未幾而卒

立定王十九年薨子定公戚立簡王十九年薨子獻公行立靈王十

年齊齊公殺之而立宣公晉栢王二十年齊周惠公復入惠王八年

景王元年齊齊公殺之而立宣公晉栢王二十年齊周惠公復入惠王八年

年齊齊公殺之而立宣公晉栢王二十年齊周惠公復入惠王八年

年齊齊公殺之而立宣公晉栢王二十年齊周惠公復入惠王八年

年齊齊公殺之而立宣公晉栢王二十年齊周惠公復入惠王八年

年齊齊公殺之而立宣公晉栢王二十年齊周惠公復入惠王八年

年齊齊公殺之而立宣公晉栢王二十年齊周惠公復入惠王八年

年齊齊公殺之而立宣公晉栢王二十年齊周惠公復入惠王八年

年齊齊公殺之而立宣公晉栢王二十年齊周惠公復入惠王八年

年齊齊公殺之而立宣公晉栢王二十年齊周惠公復入惠王八年

年齊齊公殺之而立宣公晉栢王二十年齊周惠公復入惠王八年

年齊齊公殺之而立宣公晉栢王二十年齊周惠公復入惠王八年





為武公懷王五年卒子徽公詭諸立襄王元年卒子惠公立襄王  
 十五年卒子懷公立文公重耳殺之自立襄王二十四年卒子襄  
 公立立襄王三十一年卒子靈公夷景公孺立頃王六年趙穿弑之而  
 立州蒯立簡王十三年晉人殺之而立悼公周靈王十五年薨子厲  
 公立敬王八年薨子定公午立景王十九年薨子出公緡立頃定王  
 疾立敬王四年卿所逐道死晉人立哀公驕考王元年緡立出公緡  
 立威烈王四年夫人秦氏弑之秦氏弑秦嬴非子秦侯立按史秦庶  
 之魏文侯立烈公事載通鑑秦嬴非子秦侯立非子生秦侯  
 仲秦仲宣王六年為西戎所殺子莊公立幽王四年薨子襄公立  
 平王五年薨子文公立桓王四年秦人殺之立武公莊王四年薨弟  
 平王出子立桓王二十二年秦人殺之立武公莊王四年薨弟德公  
 立惠王元年薨子宣公立惠王十三年薨弟康公立惠王十七年  
 薨弟穆公任好立襄王三十一年三十三年康公盛立匡王四年薨  
 共公緡立定王二年薨子楨公立十九年薨子康公立九年薨子景  
 公八年薨子哀公立敬王十九年薨子康公立九年薨子景公立景  
 十六年薨子康公立考王十二年薨季父昭子之陳胡公滿卒子申公  
 弟悼子立是為簡公事載通鑑陳胡公滿卒子申公  
 犀侯立立卒子懷公圍成立卒子幽公寧立幽公淫荒昏亂游蕩  
 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共和十年薨子僖公立宣  
 幽王元年薨子夷公立幽王四年薨弟王三十二年薨子武公靈立宣  
 子文公圍立平王二十六年薨子桓公鮑立桓王十三年薨弟仲  
 殺太子免而自立桓王十四年蔡人殺陳伯立桓公子厲公驪相  
 王二十年薨弟莊公林立莊王四年薨弟宜公杵臼立襄王四十年  
 薨子僖公蒍立襄王二十年薨子共公相立頃王五年薨子靈公  
 平國立定王八年夏薛舒弑之子成公午立靈王三年薨子哀公  
 溺立景王十一年為楚所滅景王十六年楚平王復封哀公悼太  
 子偃師之子惠公吳立為陳侯敬王十四年薨子懷公柳立敬王  
 十八年薨子湣公越立自具衛曹燕蔡齊宋晉秦陳楚之年始可  
 敬王四十二年楚滅之自具衛曹燕蔡齊宋晉秦陳楚之年始可  
 紀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王好利說榮夷公大  
 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  
 害多矣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美榮公若用周必  
 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詩之變雅始作王行侈傲國人謗王  
 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  
 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  
 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今王塞下之口  
 而遂上之過恐為社稷憂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言心戾虐萬  
 民弗忍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彘王子靜匿召公之宮國人  
 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是以以及此難今殺王子王其以

我爲慙而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子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厲王在位四十年西戎因王室之亂滅秦犬丘大駱之族

### 共和

元年晉靖侯薨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其畜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

十四年厲王崩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共立之是爲宣王

宣王靖厲王子在位四十六年

元年召周公周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王命召公伐平淮  
夷申伯仲山甫順天下存失理喻德教舉遺志海內翕然向風諸  
侯復宗周尹吉甫作詩美之

大事在農故稷爲大官今欲修先王之緒而弃其大功置神之祀  
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

王以秦仲爲大夫討西戎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

六年西戎殺秦仲王召其子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王

予其長子莊公父秦仲及其先大駱犬丘地即大駱舊居爲西垂  
大夫西戎由是少却

十二年春魯武公與子括戲朝王王愛戲欲立爲魯太子樊仲山  
父諫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必誅今天子立諸侯而

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墮若不從  
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

卒立之夏武公歸而薨戲立是爲懿公

十五年衛釐侯薨太子餘立初餘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  
以賂士襲攻餘於墓上餘自殺謚曰共和立是爲武公武公修  
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二十一年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國人攻殺懿公而自立  
二十二年封季弟友於鄭伯爵都咸林

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侍罪於永巷使其傅毋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  
起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

### 周共和宣王

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旦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二十三年晉穆侯伐條

二十六年晉穆侯伐千畝有功初穆侯夫人齊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仇千畝之戰生少子成師晉人師服曰仇者讎也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晉其能毋亂乎

二十八年宋哀公薨子戴公立宋政久衰商之禮樂散三戴公時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

三十二年王伐魯殺其君伯御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於故實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孝公於夷宮

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

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且無故而料

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外紀三

十四

志

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衰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王崩子幽王宮涅立

幽王

宮涅宣王子在位十一年犬戎犯周殺于驪山之下

元年初晉穆侯薨弟殤叔自立是歲穆侯太子仇攻殺殤叔而自立是為文侯未幾王無道趙盾之父之子叔帶去周如晉事文侯始

建趙氏于晉國

奄父造父六世孫

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初夏之喪也喪人之神化為

幽王

旅  
五行志曰日之切  
旅者血也

二龍以同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止之莫言卜請其祭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云祭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躬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悼而譟之化為玄龍入于王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時童謠曰壓亦箕服實云周國有夫婦鬻鬲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夫婦哀其夜號而取之逸逃于褒襄人褒媯有獄而入於王王遂置之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媯三年王之後宮見褒媯而嬖愛之褒媯年十四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周大夫尹氏及祭公導王為非

八年王以鄭伯友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而便愛之

九年王童以虢石父褒媯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曰以褒媯為后其子伯服為太子宜曰出奔申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媯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有寇至則舉烽火大鼓為燧褒媯

本邑三

十五

七

乃大笑諸侯悉至至而無寇王為是數舉烽火諸侯不信亦不至虢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以為卿用事專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諸侯或畔王室始驕王嘗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

鄭伯

文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濟洛河穎之間乎其子男之國虢郟為大虢叔恃勢郟仲恃險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郟弊補丹依縣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公曰周其弊乎對曰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豕盈而近頑童蒙窮固去和而取同凡周存亡不過三稔矣時至而求恐無及也鄭伯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郟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虢王季子虢仲之後國在榮陽南鄰於郟是為東虢郟姓高辛火正祝融黎之後處其祖之故墟溱洧之間周姜郟君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逍遙游燕國小而迫不能自彊於政治大夫去之郟之變風始作

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曰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中侯與  
 鄭人召西夷大戎攻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王驪山下戲  
 水虜襲以并殺鄭桓公盡取周賂而去諸侯即申立故幽王太子  
 宜曰是為平王以奉周祀秦襄公衛武公將兵救周平戎戰甚力  
 有功鄭人立桓公子掘突是為武公平王二十七年薨子莊公寤  
 生立桓王十九年薨子昭公立莊  
 王二年奔南鄭人立其弟厲公突桓王二十三年奔蔡昭公入立莊  
 王二年厲公復入立殺子儀惠王四年薨子靈公使立定王二年薨弟  
 四年薨行穆公圍立定王元年薨子靈公使立定王二年薨弟  
 生武之弟襄公堅立定王二十年薨子仲公費立簡王元年薨弟  
 成公論立靈王元年薨子儋公髡頭立靈王六年過絃子簡公嘉  
 立景王十五年薨子定公寧立敬王六年薨子哀公易立定王十四年  
 九年薨子晉公勝立貞定王六年薨子幽公已立威烈  
 鄭人濟公而立弟共公丑威烈王二年薨子幽公已立威烈  
 王三年晉人代鄭殺幽公鄭人立其弟緡公驩事載通鑑

劉恕曰汲冢紀年曰幽王死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於申號  
 公翰立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為晉文侯所殺是為攜王案左傳  
 攜王奸命杜預曰攜王謂伯服也古文作伯盤皆與舊史不同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三

周本紀

十六

七

幽王

#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四

周紀

平王 宣曰幽王子在位五十年

元年王以西都偃戎晉文侯鄭武公秦襄公夾輔王徙居東都王城王勞晉鄭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命晉文侯為侯伯賜桓鬯圭瓚封秦襄公為諸侯賜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秦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自以為居西垂主少暉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駟駒黃羊羝羊各一

初鄭桓公將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書其官爵名姓擇鄆之良田賂之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覺之以雞豶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盡殺其良臣至是武公取史伯所云虢鄆十邑之地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芟騶而食湊洧為鄭國焉武公代父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始

作

周室衰微諸侯疆并弱齊秦晉漸大政由方伯王室之尊

與諸侯無異其時詩不能復雅謂之王國變風

九年秦文公東獵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因非子舊虛而營邑之

十三年初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知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朦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衛人頌其德為賦淇澳武公薨子莊公楊立

十五年秦文公作鄜時用三年郊祭白帝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

十八年秦初有史以紀事

二十年初杞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當

厲王時是歲薨子武公立祀之年始可紀

武公相王十六年卒子靖公立  
信王六年卒子共公立惠王四年

年卒德公立惠王二十二年卒子成公立襄王十五年卒弟桓公姑容立靈王五年卒子孝  
公丐立靈王十一年立靈王二十二年卒弟文公益公立景王九年卒弟平公解廬立敬王  
二年卒子悼公處立敬王十四年卒子隱公立平信公過錫之自立敬王二十三年卒子湣公繼立元王二年  
弟夷公闚錫錫之自立貞定王八年卒子出公穀立貞定王二十二年卒子閻公襄立貞定王二十四年薨滅祀

二十四年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以一牢祠之其神或歲

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若  
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雞夜鳴命曰陳寶

二十六年晉始亂封文侯季弟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曲沃大於

翼桓叔時年五十八好德靖侯庶孫夔賓傅之晉國之衆皆附君  
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四十八年魯惠公長庶子息姑娶於宋宋女至而好公奪而自妻

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公薨魯人立息姑是為隱公

劉恕曰春秋隱公不書即位左氏曰攝也公羊曰隱長又賢諸  
大夫扳隱而立之允隱之立為桓立也穀梁曰君之不取為公  
將以讓桓也夫非已有而總其事謂之攝已有之而推與人謂之

介位四

二

十

讓攝則非讓讓則非攝也惠公愛少子立為太子公薨國人  
與而立隱公隱承襲有國嘗曰先君有太子矣吾將讓焉雖有  
是語非誠而偽眷戀君位莫能踐言桓公僂望十年隱不推避  
羽父伺其間隙遂成篡奪虛詞兆禍隱實為之桓公立而曰隱  
攝也久不歸政而吾取之後世惑焉春秋誅意故不書即位謂  
之公而無異辭明其當立也左氏取相之說則曰隱攝公羊穀  
梁信隱詐長乃曰讓國俱失之也

四十九年冬十月鄭以王師號師伐衛號文王弟號叔之後是為

西號

是時周既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

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獠封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  
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皐之戎潁首以西有蠻氏之

戎

五十一年春三月壬戌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相王

相王林平王太子洩父之子在位二十三年

元年秋九月邾鄭以王師伐宋邾曹姓武王封陸終第五子安苗裔挾為附庸居邾自挾至邾子克儀父十二世始見於春秋

八年秋七月齊鄭魯伐許壬午入許許莊公奔衛鄭莊公奉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許姜姓與齊同祖武王封文叔於許以奉太岳之祀文叔之後曰德男曰伯封曰孝男曰靖男曰康男曰武公曰文公興父曰莊公蒞莊公之後栢公鄭疑即許叔也鄭許之後不常見屢復無

用全並○魯公子翬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允君以我為相隱公不許翬懼允聞而誅之反諸公於允曰公欲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公允許諾十一月公祭鍾巫館于寫氏壬辰翬使人殺公于寫氏而立允是為栢公

十一年春晉曲沃伯稱代翼韓萬御戎獲晉哀侯及欒共叔晉人立哀侯子是為小子侯曲沃伯止欒共叔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今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民非父不生非君食不長非師教不知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闢

介甲四

上

志

而死初武王子封於韓宣王時為侯伯平王時為晉所滅韓萬曲沃栢叔之子食邑於韓以韓為氏萬孫曰簡是為定伯簡生武子子輿或大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冬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芮伯出居于魏芮魏皆姬姓魏者舜禹所都之地南枕河曲北涉汾水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平栢之世魏之變風始作後為晉獻公所滅

十三年秋王以諸侯伐鄭王卒大敗鄭射王中臂

劉恕曰西周昭王始襄穆王盤游無度共懿孝夷陵遲至厲王而大壞宣王修振綱紀天下翕然宗周幽王無道平王東遷晉鄭夾輔諸侯賓從自栢王伐鄭師敗王傷天子威令下同列國吳楚越本南裔小國迭為盟主而東周之王無中主之才歷二十世至赧王卒不振而亡詩云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言天下之乱日益甚也

十四年春楚武王侵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叛



相侵或相殺我有敵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請周尊楚周不從隨姬姓

十六年夏楚伐隨敗之隨侯逸秋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師也成王舉我先公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楚始開濮地而有之

十九年初衛宣公為太子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媿伋於公公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宣公乃立朔為太子

二十二年齊僖公子諸兒糾小白小白母衛女也公使鮑叔牙傅之鮑叔曰君知臣之不肖臣知棄矣召忽曰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穎上人管仲夷吾曰不然國人惡糾之母以及糾而憐小白之無母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是歲僖公薨襄公立

莊王 伋桓王子在位十五年

二十三年王薨子莊王立

齊亂

十一年齊襄公誅殺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政令無常羣弟恐禍及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冬十二月齊大夫連稱管至父弑襄公立公季父夷仲年之子公孫無知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十二年春齊大夫雍廩殺無知告齊人曰無知弑君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公子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偃及國人陰召小白於莒小白曰管仲知召忽彊武我不得入也鮑叔曰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免也夏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管仲使人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小白先入高偃立之是為桓公發兵拒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幸得從君君竟以立使不凍餒君之賜也君將治齊高偃叔牙足矣君若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其所居之國國必重寬惠柔良忠信結於百姓制禮義

桓王

可法於四方決獄折中執枹鼓於軍門士卒賈勇五者臣皆不如夫管子民之父母也將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而濱於死鮑叔曰君若宥而反之猶是也魯致政於夷吾則能弱齊矣不受必將殺之公曰夷吾受魯之政乎鮑叔曰夷吾欲定齊國之社稷必不受也君亟迎之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鮑子曰君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將圍魯施伯謂魯莊公曰此非欲戮之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長為魯國憂矣不如殺而以其尸授之莊公殺子糾于生竇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若不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戮是君與寡君之賊比非敝邑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莊公許之使吏鞞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鷓夷置之車中以予之召忽謂管仲曰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者成名死者成行子其勉之遂自殺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稅極楛比至三農三

外紀卷四

五

禮

浴之齊衾而見桓公公問曰社稷可定乎對曰伯王可定也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定社稷而已管仲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若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走出至門公反之曰伯可勉乎管仲再拜曰君承伯臣敢不承命桓公問曰先君襄公不聽國政唯女是崇田狩畢弋戎士凍餒吾恐社稷之不血食也為此若何對曰聖王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四民勿使雜處士就閒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及國子高子皆帥五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字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公曰吾欲修政以干時管子曰國未安宜修舊法擇其善者而用之滋無財而敬百姓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仲曰未可公曰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請修兵管子曰內奪民力勸於勇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齊國危矣公不聽今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修之以勇授祿鮑叔謂管仲曰國彌亂如何管子曰國中之政夷吾為焉未有

桓王

敢犯者既而朝之爭祿刎頸者不絕鮑叔曰毋乃害乎管仲曰此皆貪民也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所患也管仲謂公曰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小國皆有守禦之備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作內政而寓軍今焉分齊國爲三軍田獵因以賞罰管子制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五人爲伍軌長帥之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誅無道以弭周室天下莫之能禦鄉長進賢使役宦官長期而書伐選其官之賢者而用之公召與之語誓相其質而授之升以爲上卿之佐謂之三選公曰伍鄙若何管子曰相地而表征則民不移公曰定民之居何管子曰制鄙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立五大夫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擇寡功者而謫之蔽

久紀四

六

未食

捷給可令爲東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爲西土衛國之教危以傳公子啓方可游於衛魯好邇而訓於禮公子舉可游於魯楚巧文以利不立大義而好小信曹孫宿可游於楚行三使者結三國之交而後退

相公郊迎客饗威飯牛於車下擊牛急角悲而商歌公聞之曰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賜之衣冠明日與之語公大說將任之羣臣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公曰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小惡而忘其大美此所以失天下士也且人固難全宜用其長遂授之以政管仲相三月請論百官曰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藝粟盡地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理進諫不避死亡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五子可治國彊兵矣公令皆任其事受令於管子管子曰今天子微弱聘享不上公其弱疆繼絕帥諸侯以起周室公曰善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諸侯行事善

外紀卷四

七

者以重幣賀之其臣諫而善者以壘問之齊有龍鬪管仲謂相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飭左右玄服祭之天下聞之曰神哉齊侯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也故知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劉恕曰古之長民者興事動作必謀於衆廢置遷徙悉因人心愚者難與慮始黔首信惑靈怪故聖人設鬼神以懼之爲卜筮以斷之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泥者爲之捨弃人事專信詭譎以管仲之知因齊衆以威諸侯可也佗人則近於罔矣蓋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也

相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罔三舉而百姓說

十三年春齊相公曰魯與寡人近其救宋也疾寡人將誅焉管仲曰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不然則危公不聽興師伐魯莊公逆戰敗齊于長勺 十五年王出朋子僖王立

釐王 胡齊 莊王子在位五年

桓王救魚王

元年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遂人不至夏齊滅遂 初齊桓公

敗於長勺曰吾兵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乃修兵同甲十萬車  
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  
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  
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衆諸侯設備吾人設詐國欲無危  
得乎公不聽伐魯魯未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請比關內以  
從于齊齊亦母得侵魯桓公許諾冬魯人請盟于柯曰魯小國也  
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  
諾令從者毋以兵魯莊公好力魯人曹劌以勇力進管仲諫曰曹  
劌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莊公曹劌俱懷劍至壇上  
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自承曰魯國去境數百今去境五十里惟  
死而已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劍當兩堦之  
間曰魯城壞壓齊境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君歸侵地以  
汶為境桓公許諾退而欲倍其約管仲曰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

外紀四

通

諸侯不如與之乃割曹劌三戰所亡地盡復子魯桓公歸而修於  
政不修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

三年春齊桓公始伯楚亦始大 秋諸侯為宋伐邾邾挾之

後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邾曾孫挾來始見春

秋附從齊桓公以尊周室命為小邾子 見且獲無用今罷略之

是歲曲沃伯稱代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復徙都絳

○四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列為諸侯通在曲

沃即位三十八年夫

五年秦德公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

用三百牢於鄜時

王崩子惠王立

惠王閔僖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冬巴伐楚

二年春楚文王禦巴大敗於津還伐黃敗之及嶽有疾曰常侍楚

蘇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當及吾

救層王惠王

身爵之乃進爲五大夫又曰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穀喪焉當及吾身遠之於是送而行之夏六月庚申王薨子能難立是爲杜敖黃羸姓

秋周大夫邊伯

等五人作亂奉莊王子子頹伐王不克子頹奔衛衛燕伐周冬立子頹

三年夏惠王奔鄭之櫟 冬鄭厲公見虢公謀納王虢公許之

○四年夏鄭虢同伐王城王歸京師殺子頹及五大夫

五年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伐克驪戎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爲夫人與其娣皆有寵公謂史蘇曰克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曰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臣之不信國之福也出告大夫曰晉以男戎勝戎戎必以女戎勝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云無日矣郭偃曰讒口之亂不過三五挾小鰓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懼則甚矣云猶未也 秦宣公作

密時於渭南祭青帝

外紀末四

六年夏魯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奔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何以訓民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相會祀也公不聽遂行 楚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楚地千里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七年春魯刻桓宮楹匠師慶言於莊公曰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人之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先君儉而君後令德替矣 魯莊公娶于齊秋夫人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宗人

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書其逆也臣懼書於後不敢不告

十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 桓公嘗謂管仲曰寡人之

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憂飢而稅斂重人懼死而刑政險人傷勞而舉事不時桓公曰聞命矣明日朝於太廟之門定令於百吏稅者百一

惠王

鍾田二歲而稅一歲飢弛而稅市書而不賦澤梁時縱孤幼不刑  
近者示以忠信遠者示以禮義公將東游管仲曰先王之游也春  
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師行而  
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桓公命曰實法管仲  
復於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  
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公問治民  
於管仲對曰牧民者必知其疾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桓  
公嘗之平陵見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有子九人家貧無  
以妻之傭而未返也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曰公待所見而  
施惠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丈夫二十而室  
女子十五而嫁

桓公嘗田於麥丘見邑人問其年對曰八十  
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以子之壽祝寡人麥丘人曰祝主君甚壽  
金玉是賤以人為寶公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曰祝  
主君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公曰善哉言必三曰無使羣

外記卷四

十

論

臣百姓得罪於吾君亦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公佛然作色  
曰吾聞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子更之邑  
人曰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叔父而解臣得罪於君可因便僻左  
右而謝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孰為謝而  
赦之公曰寡人得吾子於此社稷之福也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  
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議政焉

桓公出游於野見亡國故城

問於野人對曰郭氏之墟公曰郭氏曷為而墟野人曰善善而惡  
惡公曰人之善行也何為而亡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  
能去是以亡也公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為誰公曰不知管仲  
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公招野人而賞之昔郭君出亡謂御者曰  
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脯梁粳君曰何備也  
御者曰臣儲之為君之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子知吾且亡何以  
不諫御者曰君喜諛而惡至言臣恐先郭君亡是以不諫郭君作色  
而怒御者轉其詞曰天下無賢而君獨賢而君獨賢是以亡也君

惠王

伏軾而喜枕御膝而寢御易以土而亡去耶君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

十一年晉獻公太子申生及秦穆公夫人母曰齊姜早死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其女弟生夷吾獻公子八人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問於優施曰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安始而可對曰申生小心精絜而不忍人精必愚而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乎優施先譏太子驪姬又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言於公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屈公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狄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夏使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遂此三子唯二姬之子在絳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史蘇朝告大夫曰亂本生矣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矣獻公將黜太子而立奚齊里克曰史蘇之言將及矣荀息曰事君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不鄭曰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仕

外紀四

十一

十一

雖不識義亦不阿惑蒸于武公稱疾使奚齊莅事猛足言於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

晉獻公田見翟祖之氛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之

出遇士蒞曰翟祖之君好專利而不忘其臣競諂以求媚君若伐之可克也士蒞以告公說乃伐翟祖克之

冬魯饑臧文仲言

於莊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命文仲以幣圭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弊邑饑饉荐降民羸幾至大懼之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弊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歸其玉而予之糴

十三年冬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桓公救燕請助於魯魯人謀曰師行數千里入比狄之地必不及矣齊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擒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寇騎始服九夷海濱莫不來聽燕莊公送桓公出境桓公曰吾非天子不可無禮於燕因割燕君所至地與之使復修召公之政納貢天子如成康時桓公欲移兵伐魯管仲



曰伐遠誅近鄰國不親非伯王之道魯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兩失也宜以所得山戎寶器進周公之廟相公從之諸侯聞之皆奉相公之令

管仲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相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以其餘修兵革不足者齊助之發

客或欲見相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十四年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聞於國管仲曰國必有聖人公曰日之役者有倚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今役者無得相代少頃東郭垂至管仲曰子言伐莒者對曰然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樂喜者鐘鼓之色愀然愁悴者衰經之色悻然充滿者兵革之色臣望君之在臺上有兵革之色君喏而不唸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意諸侯之未服者唯莒乎臣故言之桓公尊祿而厚禮之

桓公嘗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

外紀四

五

通

於衛無故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不爲諸侯笑矣

十五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莒惠王問於內史過曰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有爽德恊于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實臨照周之子孫而既福之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土今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于帛往獻焉無有祈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曰號必亡矣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

初魯莊公夫人哀姜無子娣叔姜生子啓公愛孟女生子般欲立般爲後公弟三人曰慶父叔牙季友夏六月公疾問嗣於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君何憂公患之問於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般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柰何季友以君命斃

叔牙而立其子爲叔孫氏八月癸亥莊公薨子般即位冬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壑弒子般於少季友母陳女故奔陳齊人以叔姜故立啓是爲閔公 曹釐公薨子昭公班立昔堯葬成陽舜漁雷澤曹之民俗化其遺風重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間又寡惠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後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昭公好奢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十六年冬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師未出土蒞言於公曰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寡人在上申生在下士蒞曰下不可以貳上闕而變敗弗能補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士蒞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因以罪之無以避罪不如逃之太子聞之曰爲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遂行與公伐滅霍魏耿太子還讒言彌興公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畢萬魏爲大夫

十七年魯哀姜與慶父通欲殺閔公而立慶父秋八月辛丑慶父使卜齋賊公于武闈年十歲季友聞之自陳與閔公庶兄申適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奔莒季友奉申入魯立之是爲僖公哀姜奔邾季友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其後爲孟孫氏 衛懿公淫樂奢侈百姓大臣不服冬十二月狄伐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鶴與宮人余焉能戰皆潰去狄敗衛于葵澤遂滅衛殺懿公齊桓公救衛宋桓公收衛遺民立昭伯子申是爲戴公東徒都曹是月戴公卒迎其弟燬于齊而立之是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 晉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申生甚好仁而彊寬惠而慈於民謂君惑我必亂國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公曰不可能絕於

我必能害我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臯落狄朝夕苛我邊鄙君  
盍使之伐狄若不勝狄濟其罪可也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  
乃可厚圖也公說使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君居太子行未有此  
也公曰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卜筮子無  
謀吾父子之間太子謂里克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  
克曰孺子何懼敬賢於請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  
狐突嘆曰以庖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至于  
穆桑狄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曰不可國君好內適子殆社稷危  
況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歎也抑欲測吾  
心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戰死猶有令名焉果敗狄而反讒言益  
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也

十八年春初齊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無百歲之壽今  
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今縣鐘磬陳歌舞竿瑟之樂日殺數十  
牛者數旬群臣諫曰狄伐邢衛不可不救公曰非寡人之國也子

外已四

十四

本

無事焉公起行筭虞之間視管子曰樂乎對曰君在鐘磬之間有  
四面兵革之憂今不行於天下臣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於是伐鐘  
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帥諸侯救邢邢潰而逐狄夏邢遷于夷儀諸  
侯城之桓公子車自乘卒千八男女不淫牛馬選具

魯僖公

以汶陽及費封季友其後為季孫氏與叔孫孟孫氏是為三桓  
十九年春齊桓公帥諸侯城楚丘衛文公徙都之其畜散而無育  
桓公與之繫馬三百車三百乘甲五千人天下知桓公仁非為已動  
故歸之桓公輕諸侯之弊而重其禮使者垂橐而入輶載而歸拘  
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而莫敢背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  
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築  
五鹿中牟蓋與杜丘以衛諸夏定三革隱五刃大國慙媿小國附  
協

二十一年春初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南西北伐何主對曰南以  
魯為主西以衛為主北以燕為主皆及其侵地正其封疆南至于

餽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鄴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  
兵出有革車八百乘東南多滯亂者征之東救徐分吳半存魯蔡  
陵割越地南據宋鄭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冬

晉驪姬謂獻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  
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驪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而立奚  
齊矣吾難里克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  
豫之吾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  
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  
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餐而寢夜  
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乎曰然君許驪姬殺太子而  
立奚齊謀旣成矣里克曰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以優施  
之謀告平鄭且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  
今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里克曰子將何如平鄭曰我無心君爲我  
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廢人以自利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浮伏也

外紀四

十五

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祭齊姜于曲沃  
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寘鳩于酒真董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  
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  
申生奔新城人謂申生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去而罪釋  
必歸於君是怨君也章父之惡取笑諸侯吾誰御而入是重困也  
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將伏以俟命十二月戊申驪姬見申生而  
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國人乎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民之所惡  
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雒經于新城之廟謚爲共君驪姬譖二公  
子曰皆與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是歲吳伐穀諸侯之師  
竭至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於竟吳人逃管仲曰可以加政矣適  
子不聞孝弟可誅也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大夫不諫君不進善  
可罰也相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桓公修鐘磬而復樂管仲  
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二十二年春晉獻公使闞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狄從者狐偃趙衰

惠王

顛頡魏犢胥臣狐毛賈佗

晉獻公伐虢師出於虞宮之奇諫

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今君施其所惡於人以賄滅親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八月甲午晉圍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晉師還館于虞襲虞滅之執虞公虜其大夫百里奚為媿姬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奚年已七十餘謗曰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脫齊難周王子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臣申虞君蹇叔止臣臣私利祿爵且留毋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難是以知其賢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為上大夫而以奚為上卿謀無不當幸必有功

二十三年春晉獻公使賈華伐屈刺夷吾夷吾出奔曰盍從吾兄

久盤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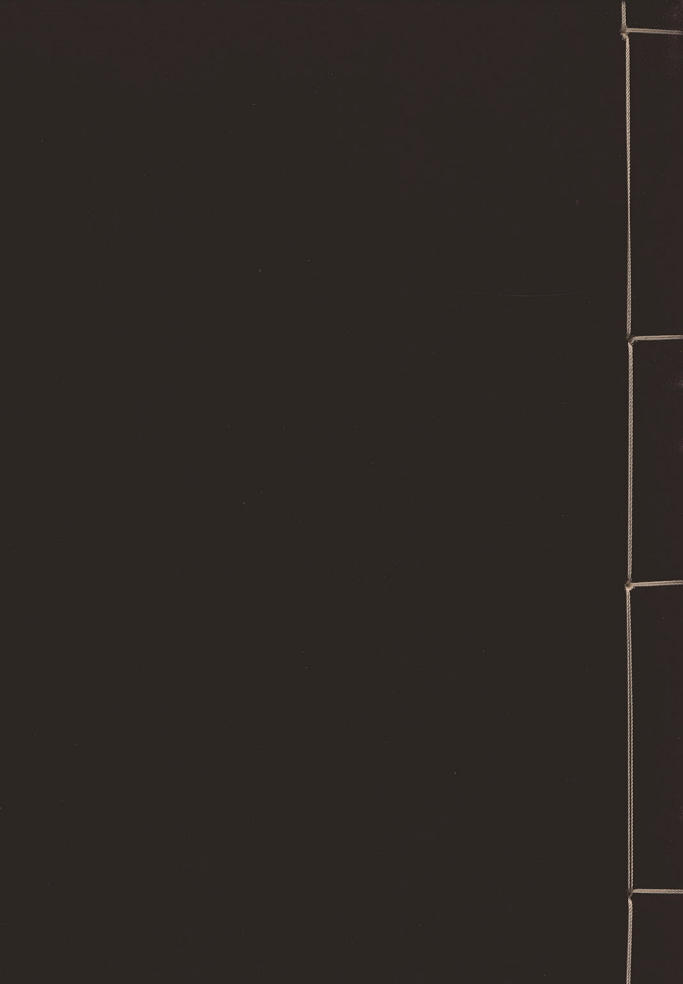
十六

職者

竄於狄冀芮曰不可借出借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告悔是吾免也遂之梁二十四年冬閏月王崩初惠后生大叔帶有寵於王太子鄭惡之畏其作難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四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

三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五

周紀

襄王 鄭惠王子在位十三年

高祖公禘霸

晉亂

元年夏王使宰周公致胙於齊相公曰以爾自卑勞無下拜相公召管子而謀管子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相公懼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秋相公盟諸侯于葵丘諸侯來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相公兵出而大功十二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鬻破無弓服無矢寢武事行文道 晉獻公病甚謂荀息曰奚齊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乃以荀息

介允立

介允立

介允立

王國政九月公薨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息曰有死而已克曰子死孺子立可也子死孺子廢焉用死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曰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往矣雖死焉避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荀息立卓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鞭殺驪姬於市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里克及平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子盍入乎舅犯勸重耳不行重耳出見使者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重耳何敢入呂甥卻稱使蒲城干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非亂何入非危何安蓋盡國以賂外內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告大夫請君于秦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穆公使公子絳弔重耳於狄許之為後不從又使絳弔夷吾於梁夷吾出見絳曰里克與我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平鄭與我吾命之以負



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三人苟又且入河外列城五公子執紼反穆公發兵納夷吾於晉是為惠公

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

為疆秦穆公僻遠不與諸夏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夷狄自置晉國內亂獨伯中國相公能宣其德諸侯賓服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相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征攘白狄至於西河方舟濟河至石枕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三代受命何以異乎管仲曰相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遠方珍怪之物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相公乃止

相公將飲管仲掘新井而柴馬十日齊

戒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出鮑叔隰朋趨及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公不與言曰仲父不告寡人而出何也對曰沈於樂者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德公曰仲父年長寡人亦衰願一

外化五

二

十

朝安仲父也對曰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順天之道必以善終君奈何偷乎公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公曰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管仲曰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建鼓於朝湯有總街之庭武王有靈臺之復所以聽於人而主不蔽也公曰吾欲効而為之對曰名曰噴室之議人有非上之過謂之正士

二年春秋滅温蘇子奔衛蘇

子己姓周司寇發忿生之後畿內諸侯國於温故曰温子

晉

惠公使平鄭告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大臣曰先君之地君三在外何以得擅許秦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與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之而枉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與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死平鄭未還故不及難

三年夏太叔帶召楊拒泉臯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記舟之後

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惠公平戎于王

四年夏王討太叔帶秋帶奔齊

五年冬晉饑乞糴於秦子豹曰晉已失人又失天君其伐之勿予糴穆公曰補乏薦饑道也不可廢道於天下公孫枝曰不若予之於晉以說其眾眾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故記舟於河歸糴

六年冬秦饑晉惠公今河上輸之粟號射曰弗與賂地不若勿予慶鄭曰已賴其地又愛其實忘善背德秦必擊我公曰非鄭所知也不予

七年秋秦侵晉至於韓惠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卜右慶鄭吉公曰鄭也不遜弗使公孫枝諫穆公曰君不置德而置服服擊而不勝其若諸侯笑何君盍待之穆公曰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有天吾必勝之揖大夫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濟而止公號慶鄭曰載我慶鄭曰忘善而

外紀五

三

君

背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遂止于秦穆公歸至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絜曰殺之利遂之恐構諸侯以歸則國家多隱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公孫枝曰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臣子思報君父之仇讎天下孰弗患公子絜曰吾豈將徒殺之將以重耳代之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忘是再施不遂也不可謂智不若歸之要晉國之成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穆公從之郭偃曰眾口禍福之門君子省眾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冬晉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對曰小人忌而不思願從其君而報秦君子則否曰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惠莫大焉穆公曰然乃改館晉君十一月惠公歸斬慶鄭乃入絳秦伯始知河東之政是歲晉饑秦又籛之粟 承晉仲寢疾相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寡人將屬國於鮑叔牙何如管仲曰夷

吾善叔牙君子也子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清廉潔直視  
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可以為政桓公曰  
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朋之為人也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  
者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居其家不忘公居公不忘其家事君  
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動必量力舉必量枝公又問曰不幸而失  
仲父二三大夫者能以國寧乎管仲曰鮑叔好直質胥無好善而  
皆不能以國絀甯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  
默臣聞消息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  
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  
仲曰江近於楚君必歸之不歸則不可不救救之亂自此始矣桓  
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蒸嬰兒之未嘗於是  
蒸其首子而獻之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豎刀自刑  
而為公治內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曰豎方去其千乘之太子  
而臣事君是其得於君者過其千乘齊衛之間不過數日之行而  
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啓方及常巫也桓公曰

外紀五

四

齊

善初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  
管仲卒桓公使為之服後十月隰朋亦卒齊遵管仲之政常彊於  
諸侯桓公憎四子而廢之逐易牙而五味不至逐豎刀而宮中亂  
逐公子啓方利言卑辭不在側而朝不治逐常巫而苛病起桓公  
曰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反四子

八年魯近世政衰國事多廢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  
於坵野是歲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未幾遂伐淮夷修姜嫄之  
廟復魯舊制 是歲晉惠公畏其兄重耳使宦者履鞮與壯士

如狄殺之重耳聞之謀於趙衰狐偃等偃曰吾來此非以狄可成  
事以奔而易達困而有資可以戾也戾久將底盍速行乎不適齊  
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歿矣  
求善以終茲可以親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饑而從野人乞食野  
人盛上饘中進之重耳重耳怒子犯曰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再拜稽首

受而載之遂適齊齊桓公妻之甚善焉重耳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佗將死於齊

九年夏晉太子圉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齊桓公之夫人

三皆無子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共姬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莒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太子昭於宋襄公雍巫易牙有寵於衛姬因豎刁厚獻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易牙豎刁常巫衛公子啓方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冬十月有婦人從竇入至公所公曰吾饑渴欲食飲而不可得婦人曰易牙豎刁常巫啓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啓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美公曰嗟乎聖人之言若死者有知何面目見仲父於地下乃援素幘裹首而絕易牙豎刁因內寵以殺羣吏立公子無虧太子昭奔宋公子各樹黨爭立相攻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外紀五

五

卷五

十年春宋襄公帥諸侯伐齊納太子昭三月齊人殺無虧將立昭四公子之徒攻昭而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四公子師而立昭是為孝公

晉子犯知齊之不可動患重耳之安齊與從者謀姜

氏謂重耳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矢未喪晉子其勉之重耳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子必速行重耳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舅犯走且對曰若克有成公子其甘食晉之柔嘉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重耳重耳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好善不厭狐偃惠以有謀趙衰文以忠貞賈佗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殆有禮也襄公贈以馬二十匹重耳過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貧困窮天所福也棄此以徼天禍無乃不

可乎弗聽叔詹曰若不禮請殺之亦不從重耳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秣百重耳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今尹子玉請止狐偃王曰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效郵非禮也

十三年鄭伐滑滑伯爵姬姓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曰鄭在天子兄弟也武莊有大勳力于平相不可以小怨置大德棄親即狄王不聽

十四年秋晉太子圉在秦聞惠公病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不從亦不言圉遂逃歸 秦穆公召重耳於楚楚成王厚幣以送

于秦穆公歸女五人懷嬴與焉重耳欲辭司空季子曰子於子圍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 襄王自齊召大叔帶復歸京師

十五年九月晉惠公薨太子懷公圉立 是歲王使饋叔桃子

出狄師伐鄭王德狄人將以狄女為后富辰曰婚姻禍福之階利

內則福外則取禍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封豕豕豕狼不可厭也王不聽

十六年春正月秦繆公發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納重

耳于晉晉人多附惟惠公貨臣發兵拒之及河舅犯以璧授重耳曰臣

過多矣請從此辭重耳曰禍福利害不與舅氏同者河伯視之投

璧於河介子推笑曰天開公子而子犯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

忍與同位乃去而隱 重耳涉自河曲懷公奔高梁二月壬寅

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絳即位于武宮是為文公

戈申殺懷公于高梁文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舍分寡

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者老禮賓旅友故舊宵籍狐箕鬻郤相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速官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初晉文公二過曹從者里鳧須盜其資

而二公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是里鳧須請見曰臣能安晉國公使人應之曰子何面目見寡人鳧頰曰君沐邪曰否鳧頰曰沐者其心倒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邪公聞而見之鳧頰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君及國民臣自危鳧頰之為君賊大矣君誠赦其罪使之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之知君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文公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鳧須不誅吾何懼也

文公之亡於狄狄人伐廐咎如獲二女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至是衰之妻文公女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使其三子同括嬰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

劉恕曰諱天下之至德也勢位之際君子其猶病諸趙姬不以文公為寵而以賢材為尚屈身庶孽以成趙宗其後嬰以淫亂得罪同括罹諸刑戮文子長為名卿趙氏益大於晉仲丘曰秦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趙姬知人而諱可謂賢矣

外紀五

七

文公賞從亡者介子推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公曰嘻寡人之過也使人求之不得環繇上山而封之號曰介山

晉從亡賤臣陶叔狄狐曰君三行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導我以仁義者受上賞援我不得為非引我於賢人之門者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無補吾缺者三賞之後且及于晉人聞之皆說

文公之理李離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有罪傳其下而畏死非義也公曰寡人亦有罪邪離曰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雍惠蔽恩君何過之有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遂伏劍而死

周大叔帶通於狄后王黜之夏積叔桃子奉帶以狄師攻王王出及坎故國



人納之秋積叔等復以狄伐周大敗王師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  
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  
之狄入周王出適鄭處于汜帶以狄后隗氏居于温冬王遣使告  
難于晉秦魯

十七年春秦繆公師于河上將納王子犯謂晉文公曰民親而未  
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秦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趙衰  
曰周晉同姓尊王晉之資也公說乃行賂州中之戎與麗土之狄  
以啓東道以二軍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陽樊逆王夏四月丁  
巳王入于王城取叔帶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文公朝王王勞  
之以地辭請隧王曰天降禍災於周室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  
物以賞私德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變前  
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文公遂不敢請受南陽陽  
樊温原州陘締組攢茅之田陽人不服文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  
呼曰陽樊懷我王德未從於晉謂君布德以懷柔之今將大泯其

外紀五

宗祊蔑殺其人民宜吾不敢服也陽人有夏商之嗣典周室之師  
旅樊仲之官守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虐之公曰  
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冬晉文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疏軍而去之謀出曰不過一二日矣公曰信不可失乃去之及孟門而原請降以趙衰為原大夫於是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十九年冬楚及諸侯圍宋宋告急於晉狐偃曰若代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于被廬先定其民總帥諸侯接齊相公為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不能充王制矣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穀行年五十矣守學彌博不忘百姓公從之使穀將中軍以為大政命趙衰為卿辭曰藥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若也使原季為卿辭曰三德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不在位不敢聞命以魏雥為右

二十年春正月晉文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戊申取五鹿二月衛成公請盟晉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出成公居于襄牛以說晉楚楚衛不克

晉圍曹文公令人告僖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表其閭令軍勿犯曹人帥親戚而保其閭者七百餘家三月丙午晉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犢顛頡藝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乃舍之使斷顛頡之脊以徇以舟之僑代魏犢為戎右人皆懼曰顛頡有寵况於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晉執曹共公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夏四月

己巳晉宋齊秦次于城濮陳于莘北與楚子玉戰楚師敗績文公始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晉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丙午晉獻楚俘於王己酉王策命晉文公為侯伯

衛成公聞楚敗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

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成公成公入前驅殺叔武元咺奔晉成公與元咺訟不勝晉執成公歸之于京師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外紀五

二十二年晉文公請殺衛成公王曰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使醫馘成公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魯僖公曰衛君殆無罪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勳晉公說行王二十穀秋釋成公自是晉聘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厚其好貨成公聞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竟不敢及君

衛成公歸國殺元咺及公子瑕

九月晉侯秦伯圍鄭鄭人以

名寶行成文公弗許曰子我唐而歸還叔詹固請往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也鄭人以詹子晉晉人將烹之詹曰天降鄭禍棄禮違親臣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文公使燭之武見秦穆公穆公與鄭人盟乃還晉亦去之

二十三年春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魯僖公使臧文仲往重館

人告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晉不以故班必親先者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命請曰重館人之力也一言辟境其章大矣出而爵之

晉上軍狐毛卒使

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文公曰趙衰三讓皆社稷之衛也秋蒐于清原作五軍以趙衰為卿將新上軍及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乃使襄佐上軍初晉饑公問救饑於箕鄭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置之有公使為箕至是佐新上軍

文公伐鄆趙衰言所以勝鄆

公從之而克將賞趙衰襄曰君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邾虎公召虎而賞之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

文公學讀書於

弓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

文公謂郭偃曰始也吾以

外紀五

十

才伯也

治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將至焉

文公出田逐獸入大澤迷不知其所公問漁者曰道安

從出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於小澤必有九罭之憂龜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羅網釣射之憂君之至此何太速也公曰善哉出澤謂從者曰記漁者名漁者曰君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則臣亦與焉何以名為君若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沫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矣

文公田

於虢遇一老父而問之曰子處此故矣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則無與所以亡也公輟田而歸以告趙衰襄問其人安在公曰吾不與之來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公召而賞之

文公問

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驪而教誨之能善之乎對曰是在驪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何善之為

公曰教無益乎對曰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  
曰季使舍於萇野萇缺蔣其妻媼之勑相待如賓問之  
萇芮之子也與之歸復命而進之文公曰其父有罪子何以知其  
賢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使為下軍  
大夫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

二十五年春秦師過周左右免胄而下拜王孫滿言於王曰秦必有  
譴入險而脫能無敗乎鄭已覺秦滅滑而還晉襄公怒曰秦侮  
我孤因喪破滑夏四月辛巳墨衰發兵遮擊秦兵大破之於穀虜  
孟明視等三將

二十七年魯夏父弗忌為宗丞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  
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有司曰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  
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也自玄王及王癸莫若湯自稷及王季莫  
若文武商周之烝未嘗躋湯與文武為不踰也弗聽秋八月丁卯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犯順以逆易神之

外紀五

班僖又未有明焉而躋之皆不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  
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  
也杜稷山川之神及前哲令德之人天之三辰地之五行九州名  
山川澤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而祀之難以為仁且智矣夫廣  
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今茲海有災乎是歲海多大風文仲曰信  
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書以為三策  
冬晉宋陳鄭伐秦

取汪及彭衙戎王聞秦穆公賢使由余來觀由余其先晉人云入  
戎能晉言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人為之  
亦苦民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穆  
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戎夷無此何  
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自上聖黃帝僅以小治及  
其後世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  
篡弑滅宗皆以此也夫戎夷上含淳德以過下下懷忠信以事上  
一國之政猶一身真聖人之治也穆公退而謂內史廖曰鄰有聖

人敵國之憂也。廖曰：戎王處辟陋之地，未嘗見中國聲色。君試遣之女樂，以奪其志。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為由余請，緩期留而莫遣，使其君臣有間，乃可圖也。穆公曰：善。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兵勢，盡營而后。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歲淫縱，牛馬半死。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使人間要之，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拜為上卿，問伐戎之形。二十八年夏，秦繆公伐晉，取王官及郊，封穀尸而還。遂伯西戎用孟明也。

二十九年是歲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

三十年晉趙衰成子卒。

三十一年春，晉趙盾將中軍，始為國政。夏，秦穆公薨。

太

子康公瑩立。

三十三年秋，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五



襄王

#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六

周紀

頃王 壬臣襄王子在位六年

二年秦任望謂康公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將攻齊臣恐其以齊爲聲而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楚乃輟行

三年秋鄭瞞侵齊遂伐魯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冬十月甲午魯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射其自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四年冬秦伐晉取羈馬初趙宣子言韓厥於晉靈公以爲司馬是復也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事君者此而不黨軍事無犯犯而不隱吾言女於君以是觀女女勉之臨

長晉國非女其誰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免於罪矣十二月秦晉戰交緦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六年春王崩子匡王班立

匡王 班頃王子在位六年

二年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沈湎於酒淫於聲色令國中曰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蜚不鳴何鳥也王曰三年不動將定志意不蜚將長羽翼不鳴將曉民則雖無蜚蜚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舉退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曰食君厚祿愛死不諫非忠臣也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臣聞好道者多資糧好樂者多求而亡國亡無日矣臣敢以告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刀斷鐘鼓之懸明日聽政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誅大臣五舉處士六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宋昭公無道國人不附庶弟鮑賢

而下士冬十一月甲寅昭公田于孟諸襄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立鮑是爲文公晉趙盾請師伐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宋人弑其君反天地而逆民則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密聲爲襲事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使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令左右曰敢諫者死孫息曰臣能累十二棊加九鷄子其上孫息正顏色定志意而爲之左右皆懼公俯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甚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興兵社稷一減君何所望公即壞臺不作四年莒自紀公庶其以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紀公多行無禮於國愛少子季佗欲黜太子僕僕因國人弑紀公以其寶奔魯國人立季佗是爲厲公魯宣公命季文子曰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其寶來愛我其矣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里革過之而更其書曰爲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對曰毀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藏竊寶者爲完完之財者爲姦使君爲姦藏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乃舍之

六年王崩弟定王瑜立

定王瑜匡王弟在位二十一年

元年春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莊王問鼎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

三年冬楚伐鄭晉救鄭伐陳晉嘗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如何其辱諸大夫大夫曰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聞之曰君能下其臣

而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上下一心未可攻也乃夜還師 莊王  
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王曰且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  
爲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之對曰妾非不欲專貴擅  
愛以爲傷王之義也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今虞丘子爲相十  
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爲賢明  
日王以樊姬之言告之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曰  
臣爲令尹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固祿位妨  
群賢路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多能無欲可授之政莊  
王曰子輔寡人令行絕域柰何去之虞丘子固辭王許之賜萊田  
三百號曰國老

劉恕曰聖人因人而成大功愚者貪權而忌勝已虞丘子悟樊  
姬之一言薦孫叔敖而莊王伯天下謂之賢相可也奚獨楚哉  
孫叔敖代虞丘子爲令尹狐丘丈人麤皮白冠來弔曰身已貴而  
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外史云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怨

處之孫叔敖曰願聞餘教丈人曰位高而意益下官大而心益小  
祿厚而施益悖謹此三者足以治楚矣或云叔敖沈尹筮相與友  
叔敖游郢三年聲晦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曰令人主上至於王  
下至於伯我不若子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如我沈尹筮  
游郢五年楚王欲以爲令尹讓曰期思鄙人孫叔敖聖人也王必  
用之王乃使人以王輿迎叔敖爲令尹叔敖施教導民政緩禁止  
吏無姦邪盜賊不起民皆樂其生不教而從化故三得相而不喜  
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莊王盡傳境內  
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叔敖遂伯天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  
是衆非之所惡臣恐王之不能定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  
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  
安彊人君失國而不悟士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  
桀紂以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者爲非故亡而不知王曰願相國

楚莊王霸

定王



與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莊王好田

獵也射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榛藂刺虎豹者吾知其勇也攫犀搏兕者吾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吾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六年冬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饋宰不致饋司里不授館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道路不可知田在艸間功成而不收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其能久乎

七年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乎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未有能保王公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今君縱恣不亡必弑靈公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

八年靈公淫于夏姬其子徵舒弑公

是歲劉康公聘魯歸王

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孫行父仲孫蔑儉儉能足用族可以庇其長處魯平叔孫僑如公孫歸父侈侈則不恤置憂必及之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

九年冬楚莊王為夏氏亂陳欲伐之使人視之還報曰其城高溝深而畜積多寧國也王曰可伐陳小國而畜積多必賦斂重而民怨上城高溝深則民力殫矣王遂興兵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謂莊王曰王以賊弑君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利其地何以令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莊王棄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莊王使士亶傳太子審辭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王卒使傳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悛而不攝攝而不傲則

導之忠信義禮孝事仁文武罰賞而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

莊王之法曰群臣入朝至門馬蹄踐雷者斬其軔而戮其御太子犯令廷理斬軔戮御太子怒入見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立法從令所以尊敬宗廟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真吾守法之臣也益爵二級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王許之而不往子佩曰臣有罪乎王曰聞子具於強臺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死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恐留而不能反也

莊王以越政亂兵弱欲伐之杜子曰臣患知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自見其睫莊躄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亂也王兵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弱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此知之如目也王乃止

初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其憂在上其樂在下賢臣沈駒在焉不可伐也明年又使觀之反曰可矣沈駒已死諂諛多在君之廬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伐之民必先叛莊王從之

外紀六

五

十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而許之平六月晉救鄭趙朔將下軍韓厥爲司馬楚敗晉于郟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歎曰賢君有師者王中君有師者伯下君群臣莫若者亡我下君也群臣又莫若吾恐亡也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何以食爲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與十二年秋九月楚圍宋將軍子重諫曰君厨肉臭而不食尊酒敗而不飲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十三年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魯宣公初稅晦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十四年春晉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趙莊子問於狄封人曰吾聞狄雨沙三日雨血三日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然莊子曰妖足以亡國也對曰雨沙畜風所飄也雨血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

生馬雜牧也此非狄之妖也莊子曰奚爲妖對曰其國數散其君  
幼弱諸卿貨大夫比黨百官肆斷而無告政令不竟而數變其士  
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冬晉使士會聘于周王享之饋烝士會私於相禮原康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饋烝唯戎狄則有體薦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今叔父使士季修舊德以饗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胡有子然其効戎狄也士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修軌秩以爲晉法

十五年春晉使卻克聘于齊齊公使婦人觀而笑之克怒歸請伐齊秋八月范武子謂其子變曰卻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不得政何以逞怒千人之怒必獲毒焉余將致政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乃老卻克爲政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庚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

外紀六

六

六

大夫非不能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十六年秋楚莊王薨子共王審立

魯宣公嘗夏盪於泗淵里

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罟羅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罟羅蕃庶物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十八年春齊伐魯取龍

衛侵齊夏齊敗衛

魯衛乞師於

晉以伐齊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於是趙朔莊子已卒變書代將下軍六月壬申師于靡笄之下癸酉陳于鞌卻克傷曰余病喙張侯曰三軍之心在此車也其耳目在於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隹焉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甲冑而効死戎之政也病若未死祗以解志三軍從之齊師大敗秋七月齊

及晉盟使齊歸魯汶陽田 九月晉師歸范文子後入謂武子

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郤

獻子范文子欒武子見景公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用命變

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書也受命於上軍

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 齊頃公朝晉郤獻

子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邑之禮焉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

御人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

齊頃公歸而苑苑圍薄賦斂不聽聲樂不食酒肉內愛百姓問疾

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國家安寧

二十一年晉伯宗朝以喜歸告其妻曰吾言於諸朝大夫皆謂我

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難及其身子何喜焉

諸大夫莫子若也然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盍亟索士整

庶州犁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畢陽送州犁于

楚 冬十一月王崩子簡王夷立 初吳周章卒子熊遂立

卒子柯相立卒子彊鳩夷立卒子餘橋疑吾立卒子柯盧立卒子

周繇立卒子屈羽立卒子夷吾立卒子禽處立卒子轉立卒子頗

高立卒子句畀立卒子去齊立是歲去齊卒子壽夢立吳始益大

壽夢稱王吳之年始可紀 簡王 夷定王子在位十四年

元年夏四月晉遷都新田亦謂之絳以絳為故絳

三年晉趙嬰通于趙朔之妻晉成公女莊姬其兄趙同趙括放嬰

于齊莊姬譖之於景公曰同括將為亂欒卻為徵夏六月討趙同

趙括殺之朔子趙武從其母莊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

言於景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

反其田焉 劉惔曰史記晉世家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復令庶子武為

後其年及事與左氏略同趙世家云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殺

定王 簡王

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朔之友人程嬰匿趙氏孤見武於山中十五年景公有疾與韓厥謀立趙武攻滅屠岸賈復與趙武田邑案左傳成二年晉景公之十一年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據此說殺趙同趙括後十五年乃立趙武而外傳晉語趙文子冠見諸大夫皆不言趙氏復立惟郵無正謂趙簡子曰昔先主文子少亶於難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諸書多言程嬰公孫杵曰之事不知其然乎晉趙世家與春秋內外傳不相符合其說近誣

趙武冠見欒武子曰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曰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曰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見卻駒伯曰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曰成人在始與善如艸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曰成子之文宣子之忠事君必濟其可忘乎見苦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妥容子見溫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智子之道善矣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

外紀六

十一年夏四月晉厲公將伐鄭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范文子曰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焉用鄭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乎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楚共王帥東夷救鄭晉人欲爭鄭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蓋姑謀睦乎今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眾必自傷今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奪諸大夫田而益婦人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幾人戰若不勝晉國之福也戰若勝其產將害大蓋無戰乎欒武子曰韓邲箕之役晉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又以違變夷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晉國故大恥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

也六月甲午晦荆壓晉軍厲公使擊之變書請侯齊魯之師卻至  
曰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忘一間也南夷與楚來  
而不陳二間也楚與鄭陳而不整三間也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  
衆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聞心不可失也  
公說敗楚師於鄢陵射共王中其目欒書是以怨卻至楚師宵遁  
晉將穀范文子曰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德福之基也  
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無日矣 冬十二月晉厲

公使卻至告慶于周見邵桓公與之語邵公告單襄公曰溫季曰  
微我晉不戰矣楚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戰而勝是吾力也若是  
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  
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曰昔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  
軍行而以政欒伯自下軍往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襄  
公曰君子不自稱非以讓惡其蓋人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則能  
長利卻至佻天之功以爲己力不亦難乎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本紀六

九

十二年夏晉范文子反自鄢謂其宗祝曰以德勝者猶懼失之况  
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難必作吾恐及焉爲我祈死先  
難爲免六月戊辰文子卒晉厲公即位以來南伐楚東伐齊西伐  
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誣遂合諸侯  
於柯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  
大其私暱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十  
二月使胥之昧夷羊五刺卻至卻讎卻錡錡謂至曰君不道於我以  
吾宗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君必危卻至曰武人不亂智人不詐  
仁人不黨鈞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皆自殺於櫛尸諸朝納其室  
以分婦人國人不蠲長魚矯脅欒書中行偃公不忍殺長魚矯曰  
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 欒書中行偃圍厲公於匠麗氏  
召韓獻子獻子曰弑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爲也偃欲伐之書曰其  
身果而辭順犯順不祥伐果不克

十三年春正月晉欒書中行偃囚厲公六日而弑之厲公所以死

者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魯邊人以告成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里革曰君之過也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

初晉襄公之曾孫相叔捷之孫惠伯談之子周馮難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跋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勸忠信仁義智勇教孝惠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必早善周厲公既死欒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迎周于京師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周曰人有元君將稟命焉稟而棄之是焚穀二三子之虐也稟而不材是穀不成孤之咎也二三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二月乙酉晉悼公即位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囚繫宥閭罪薦積

外紀六

十

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公親見之稱曰王父使呂宣子將下軍彘共子將新軍而稱呂錡之功士武子文子之德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而稱魏顛退秦師之勲以趙武爲卿以士貞子帥志博聞宣惠於教右行辛能以數宣物定功欒糾能御以和於政荀寬有力而不暴祈奚果而不淫羊舌職聰敏肅給魏絳勇而不亂張老智而不詐鐸遏寇恭敬而信彊籍偃博帥舊職而恭給程鄭端而不淫好諫而不隱使爲太傅下至贊僕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博惠教之則徧而不倦荀會文敏導之則婉而入欒厲果敢諗之則過不隱韓無忌鎮靜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之

十四年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六

簡王

#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七

周紀

靈王 泄心簡王子在位二十七年

二年夏晉祁奚辭軍尉悼公問孰可對曰臣之子午有直質而無  
涼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可賢於臣公使午爲軍尉軍  
無秕政 六月晉會諸侯盟于鷄澤悼公弟揚干亂行中軍司  
馬魏絳斬其僕而謂公曰臣誅於揚干不忌其死君不說請死之  
公曰軍旅之事也公於是布命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  
使張老爲卿辭曰智仁勇學臣不如魏絳若在卿位外內必平難  
止之會其官不犯而辭順不可不賞也五命而固辭乃使爲司馬  
趙武將新軍魏絳佐之

三年晉悼公譽達于戎無終子嘉父因魏絳請和諸戎於是遂伯  
四年魯子服它諫季文子曰子相二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以

升九

子爲愛且不華國文子曰德榮爲國華吾觀國人食廩而衣惡者  
多文子以告其父仲孫蕙蕙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  
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民之上也使爲上

大夫

六年冬十月晉韓厥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  
亂無忌備公族智不能巨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  
君朝以忝韓宗悼公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  
公族大夫

十年春魯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  
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  
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爲  
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  
於魯 晉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  
矣德義之樂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



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春秋乃召叔向使傳太子彪

十一年吳王壽夢四子曰諸樊餘祭昧季札季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秋壽夢薨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

劉恕曰太伯仲雍南之句吳而季歷嗣周季札有三兄故不敢當吳君夫適庶之分不明則爭篡之禍迭起君子思患而豫防遠利以全身及闔廬弒王僚季札曰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蠻夷之人仲尼稱之豈不以其知而能守節哉

十二年楚共王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楚國之師若得保首領以沒請爲靈若厲王薨子囊曰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能知其過可不謂共乎大夫從之太子康王昭立

十三年春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固諍乃舍之

十八年齊靈公廢太子光以子牙爲太子靈公疾崔杼逆光疾病而立之夏五月壬辰晦公薨光即位是爲莊公

二十年春晉欒栒子厲娶范宣子女叔祁生懷子盈厲卒叔祁與老州賔通盈患之夏叔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宣子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平公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于今恐及吾身若之何對曰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欒氏之誣晉久也欒書弒厲公以厚其家滅欒氏則民威矣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公曰欒書立吾先君欒盈不獲罪如何對曰若愛盈則明逐群賊而知國倫數而遣之彼若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秋盡逐群賊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盈出奔楚公令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立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欒盈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其臣辛俞行吏執之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臣聞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臣隸於欒氏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何以事君乃

遣之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生魯昌平鄉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二十二年夏四月齊納欒盈于晉曲沃盈帥曲沃之甲因魏舒入絳敗奔曲沃 冬十月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殺黨

初齊莊公爲車五乘之賔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生而有義死而有名五乘之賔盡泚下也梁與舟同車侍於莊公還自晉遂襲莒公傷股明日復戰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公曰子止吾與子同齊國二子曰君爲五乘之賔而舟與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惡吾行也深入多殺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壞軍陷陳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莒人曰子無死吾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鷄鳴而期中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進聞殺二十七人而死莒人行成杞梁之妻聞之而哭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

人紀七

二十三年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叔向曰異哉吾聞一姓不再興今有單子周其興乎昔史佚有言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貺我禮也皆有焉子孫必蕃後世不忘 初晉范宣子與和大夫争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司馬侯曰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曰晉爲盟主子爲正卿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從何必和盍密和宣子問於家老訾柘對曰吾子嗣位於朝無茲行於國無邪民將何治爲宣子說乃益和田而與之和訾柘死宣子謂獻子曰昔吾有訾柘朝夕顧焉以相晉國且爲吾家今吾觀女專則不能謀則無與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敬學而好仁和於政而好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必長者之由宣子曰可以免身 晉平公射鵝不死使駮襄搏之失公怒拍斲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對曰昔唐叔射

兕子徒林殪以爲大甲今君射殪不死持之不得吐也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公恹恹趣救之

二十四年春齊莊公通于崔杼妻姜氏夏五月乙亥杼弒公邢蒯躓使晉而反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四鄰諸侯莫不聞也蒯躓曰子早言我能諫之不聽我能去之不諫又不去吾將死之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結轡自刎於車上申蒯將往赴難申詳止之曰君之無道聞於諸侯何必死之蒯曰食無道之食衣無道之衣居無道之位安得有道而死馳至公門崔杼不內蒯以劍斷臂與門者杼陳八列命之蒯入門奮劍三踊而闖殺七列不及一列而死陳不占往赴難食則失匕上車失軾其御曰怖懼如此雖往何益不占曰死君義也無惡私也君子不以私害義至門聞鬪戰之聲恐駭而死杼令士大夫皆脫劍入盟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栝血仰天歎曰嗚呼崔杼不忠而弒其君杼曰子從我與子分國

外紀七

不與吾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句之晏子曰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乎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綆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糜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而去丁丑崔杼立莊公弟杵臼是爲景公 十二月吳王諸樊伐楚

門子巢巢牛臣射殺之弟王餘祭立初諸樊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以次致國令以漸至故諸樊稱先王壽夢之意傳弟焉季札封延陵號延陵季子

二十五年楚椒舉奔鄭將奔晉蔡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饗之以璧侑曰能事晉君以爲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椒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楚令尹子木言舉若以晉謀楚必有豐敗子木愀然曰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爲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可乎子木曰我爲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

於晉非義也乃使椒鳴召其父而復之  
初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曰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可比先王下可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夫子不以私欲干國典遂不用二十六年宋向戌善於晉趙文子入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晉楚齊秦許之皆告小國爲會於宋秋七月辛巳盟于宋子木欲襲晉軍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叔向謂趙文子曰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荆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楚人固請先敝叔向謂趙文子曰霸王之勢在德不在敝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荆蠻置茆蕪設望表與鮮卑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務德所以服楚也無爭先乃先楚是行也晉以藩爲軍攀轅卽利而舍候避扞衛不行楚人不取謀畏晉之信也

本紀七

五

二十七年冬十一月王崩子景王貴立

十二月楚康王薨子

麋立是爲郟敖

景王 貞靈王子在位二十五年

元年五月吳子餘祭觀舟闔以刀弑之第王夷昧立六月吳季札出聘通嗣君至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請觀周樂至齊說晏平仲謂之曰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故晏子因陳栢子納政與邑札至鄭見子產如舊相識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如晉入其境歎曰暴哉入其都歎曰力闕哉入其朝歎曰亂哉從者問其故季札曰吾見鳥巢高所以知其暴見舊室好新室惡是以知其力闕見其君自決而不下問臣保祿而不上諫所以知其亂也見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及叔向而說之陳栢子無字文子子也初季札比過徐徐君好季札寶劍口弗敢言季札心許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死於楚乃解劍致之嗣君從者曰此吳國之寶也季子曰以死倍吾心是欺也愛劍傷心廉者不爲嗣君曰

季札觀音

靈王 景王

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季子以劍繫其墓樹而去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晏平仲治東阿三年齊景公召而數之曰子治而亂將加大誅晏子曰臣請改道易行三年不治臣當死之明年上計公曰善矣晏子曰臣前之治東阿舉儉罰偷情民惡之決獄不畏彊貴彊貴惡之事貴人不能過禮賈人惡之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以爲罪臣後日之治皆反於前民飢過半矣願乞骸骨避賢者路公謝之曰子彊爲我治東阿寡人無復與焉

二年冬十月鄭子皮受子產政一年駁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捨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無出外政無入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

外史七

六

四年春正月諸侯會于號尋宋之盟三月甲辰盟鄭子皮曰楚公子圍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圍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魯叔孫穆子曰服心之文也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魯伐莒取鄆楚令尹圍以魯食言將以叔孫穆子

爲戮晉樂王黜求貨於穆子穆子不予曰國有罪我以貨私免其若諸侯之事何余非愛貨患其不衷也罪非我之由焉戮何害趙文子曰子盍述之不幸必及於子穆子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爲社稷也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心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黜曰諸侯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爲盟主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善人在位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不去亦不祥固請於楚而免之穆子歸季武子勞之穆子曰吾不難爲戮養吾棟也棟折榱崩吾懼壓焉既免大耻而不忍小忿可以爲能乎乃見之夏五月秦后子奔晉與趙文子語謂其徒曰趙孟相晉國

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悅日而  
漱歲怠偷甚矣非死速之必有大咎 晉平公有疾秦景公使

醫和視之曰君惑以生蠱若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曰醫及國家  
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何實生之對曰物  
莫伏於蠱蠱莫嘉於穀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  
伏蠱慝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諸  
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 冬楚郊敖季

父圍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丑圍入問王疾繼  
而殺之葬于郊謂之郊敖圍自立是為靈王王弟公子比奔晉其  
車五乘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  
公子之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二公子上  
大夫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鈞之對曰絳之富商  
韋藩木榱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秦楚匹也若之何回於富也  
乃均其祿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礮之張老曰天子之室斲

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諸侯礮之大夫斲之士首之今子貴而忘  
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文子歸令勿礮也 趙文子問於叔向

曰晉六卿其孰先亡對曰中行氏以昔為察以欺為明以刻下為  
忠以計多為功以聚斂為良譬猶鞞革者大則大矣裂之道也

劉恕曰夫利者衆人之所趨人主之操柄上專之則民怨望下  
瀆之則身鄙穢厲王近榮夷公而不知大難幽王用虢石父而  
國人皆怨故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不能不亡也

十二月晉趙文子卒未幾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蘊吾良  
臣多矣叔向曰趙武舉士於白屋者四十六人公家賴之文子之  
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公曰趙武賢臣也相晉  
九年天下無兵革景子成文子子也

六年春齊使晏嬰弔晉叔向問之晏子曰齊季世其為陳氏矣公  
棄其民而歸於陳氏叔向曰吾公室亦政在家門其能久乎

八年春正月魯會中軍

十一年衛靈公嘗朝晉舍於濮水之上召師涓曰吾夜半獨聞鼓琴聲其狀似鬼神師涓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公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寡人得新聲請奏之平公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遂昔師延與紂作樂以為淫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

將卑乎君之明光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耀德於廣遠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北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

不備於齊齊師侵

十三年夏晉平公游於河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乎船人蓋胥跪而對曰劍出于越珠出江海玉出崑山無足而至者君好之也士

外紀七

揚昌

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莫食不足朝收市賦可不謂之好士乎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之飛不如高擯之飛不加下今君食客二千人亦六翮邪亦腹背之毛毳邪

晉藏寶臺災三日三夜而止公子晏東帛而賀平公愕然作色曰天火燒國之重寶士大夫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賀何也晏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乏絕而收太平之賦是以天火燒之昔桀賦歛無度殘賊海內故湯誅之皇天降災乃君之福也公曰自今已後請藏於百姓

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清淨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牽制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本也公曰善

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

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伯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對曰鷓食狷狷食駿驥駿驥食豹豹食駁駁食虎夫駁狀似駮馬君驂駮馬

景王

乎公曰然師曠曰一自誣者窮再自誣者辱三自誣者死今虎爲駁馬非君之德義奈何一自誣乎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而不去公謂師曠曰吾聞伯王之主鳳下之對曰東方有鳥名曰珂文身朱足憎鳥而愛狐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曠曰君奈何再自誣乎公不說異日置酒虎祁之臺布蒺藜於陸上令人召師曠師曠履而上堂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乎師曠解履刺足蒲伏刺膝仰天而歎公起引之曰與吏戲吏遽憂乎對曰肉生

盡還自食也木生蠹還自刻也人生妖還自賊也五鼎之具不當烹黎藿人主堂殿不當生蒺藜公曰爲之奈何師曠曰妖已在前來月當立太子君將死矣秋七月戊子平且公謂師曠曰叟以今日爲期寡人如何師曠不樂謁歸未到平公薨子昭公夷立

十四年初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不入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與五舉升章華臺曰臺美夫對曰國君服寵以爲美不聞以土木崇高彫鏤爲美今君爲此臺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臣不知其美也楚其殆矣

外紀七

七

七

十五年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驪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對曰用之寔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九百箴諫吾盡聞之矣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君未及武丁而惡規諫不亦難乎齊桓晉文不敢淫逸近臣諫遠臣謗與人誦以自誥也君欲自逸臣懼民之不信也遂趨而退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

十六年夏楚靈王在乾谿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王弟蔡公棄疾殺太子祿立其兄比爲王使觀從至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王衆皆潰王獨行屏營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子不食三日矣涓人趨而進曰新王下法有敢饜王從王者罪及三族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匍匐將入於棘闌棘闌不納遂飢不能起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其從王乃求王遇王飢於蒼澤奉之以歸五月癸亥王縊申亥土埋之其室是時楚

景王



國雖已立比爲王不聞靈王死畏其復來國人每夜驚曰王入矣  
乙卯夜棄疾使舡人從江上走呼曰王至矣國人愈驚棄疾使曼  
成然告比及其弟令尹子皙曰君早自圖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  
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改名熊居是爲平王葬比于訾  
謂之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沐諸漢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佗年芊  
尹申亥以王極告乃改葬之平王以詐弑兩王自立恐國人及諸  
侯叛之乃施惠百姓修政教存恤國中復立陳蔡之後先是陳蔡  
已爲靈王

所滅故  
復立之

十七年晉叔魚爲贅理納雍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叔魚及雍子  
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以回鬻國之中絕親以買直非司寇而擅殺  
其罪一也叔魚叔向母弟羊舌肸也叔魚之生其母視之曰是虎  
目而豕喙鵞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  
○叔向嘗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  
無其實叔向曰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  
之有宣子拜稽首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叔向見司馬侯之

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昔其父始之我終  
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  
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亡君別也

十八年秋八月晉中行穆子伐鮮虞圍鼓觀聞倫曰鼓之畜夫聞  
倫知之請無罷武夫而鼓可得穆子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  
一卒而得鼓君奚爲弗使穆子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下之可  
勿賞乎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晉國將舍仁而爲佞雖得鼓焉  
用之鼓人請以城叛穆子不受曰守而二心姦之大者賞善罰姦  
國之憲法許而弗子失吾信也若其子之賞大姦而教吾邊鄙貳  
也令軍吏呼城做將攻未傳而鼓降以鼓子苑支來旣獻而反之  
○初晉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佗  
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  
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旣繫矣求援旣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晉趙簡子歎曰魯孟獻子有聞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胎也待交梓可也鞅景子成之子也 是歲吳王

夷昧薨欲授國於季札季札讓逃去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必致季子今季子逃位則王夷昧後立其子當代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

劉恕曰世本曰夷昧生光而及僚服虔曰夷昧生光而廢之夷昧卒庶兄僚代立光曰我王嗣也班固曰司馬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史記不同未詳孰是

二十年是時晉楚彊盛威服諸戎自轅轅之東在河南山北者其種滋廣號曰陰戎與陸渾伊洛戎事晉而蠻氏從楚至是陸渾叛晉秋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陸渾子奔楚其後楚執蠻氏盡其人

二十一年是歲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為母權子若不堪重則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為子權母小大利之令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竭無日矣王弗聽

二十二年夏初楚平王使伍舉之子奢為太子建師費無極為少師無極不忠於太子無寵常讒惡太子王使無極為太子娶婦於秦無極馳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更為太子取婦平王聽之太子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疏建無極去太子而事平王言於王曰晉近諸夏所以伯楚僻遠故不能與之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太子以通北方王收南方得天下也王說從之使建居城父

二十三年春二月楚費無極日夜言太子短於平王伍奢游入於王側言太子仁勇得民心王以告無極無極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自居城父撫百姓外約諸侯其事已精平王召伍奢考責之奢曰王柰何以小臣疏骨肉之親王囚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三月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二子皆賢不殺為楚國患王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

而仁聞召免父必不顧其死而至負知而好謀勇而矜功剛戾忍  
詢能成大事知來必死必不來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伍  
尚欲往負曰至則父子俱死而讎不得報不如奔佗國借力以雪  
父耻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  
能雪耻焉天下笑謂負曰女能報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負彎月  
屬矢將射使者使者不敢逼負遂出亡奢聞負不來曰楚國君臣  
且苦兵矣王殺奢與尚負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道逢其友申包  
胥負曰吾將復楚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  
負至宋宋有華氏之亂與建奔鄭鄭人甚善之建又適晉晉頃公  
曰鄭信太子太子能為內應我攻其外滅鄭必矣許以鄭封太子  
太子還鄭事未成從者知其謀而告之鄭定公與子產誅建負懼  
與建子勝俱奔吳到昭闕吏欲執之負與勝步走追者在後幾不  
得脫至江上一漁父乘舡知其急而渡之負既絕渡漁父視其有  
飢色以麥飯鮑魚羹盎漿食之負問其名族不肯告解劍與之曰

外紀七

十一

此直千金父曰楚國之法得伍子胥者爵執珪祿萬擔金千鎰豈  
徒千金劍邪不受子胥負字也將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盎漿無令  
其露漁父曰諾負行數步顧視漁父覆舡自沈於水中負奔至吳  
說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子胥父兄僂於楚欲自報仇未見  
其利負知光有佗志未可說以外事求勇士堂邑鱗設諸見之光  
光喜乃客舍負負退而與勝耕於野以待鱗設諸之事光者王諸  
樊子也曰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常陰納  
謀臣賢士欲襲王僚 是歲鄭子產卒 景王將鑄無射問

律於伶州鳩對曰古之神瞽考中聲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  
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王又為之大林單穆公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  
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三年之中而  
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細過其主  
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賈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

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非宗官之所司也無益於教而離民怨神非臣之所聞也王卒鑄大鐘

二十四年春鐘成伶人告和伶州鳩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財士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及王崩鐘不和

夏晉士鞅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鞅歸戒其所知曰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况君子之學乎

二十五年景王長庶子朝有寵於王欲立之夏四月乙丑王崩子猛立

六月晉襲鼓滅之以鼓子苑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鼓子之臣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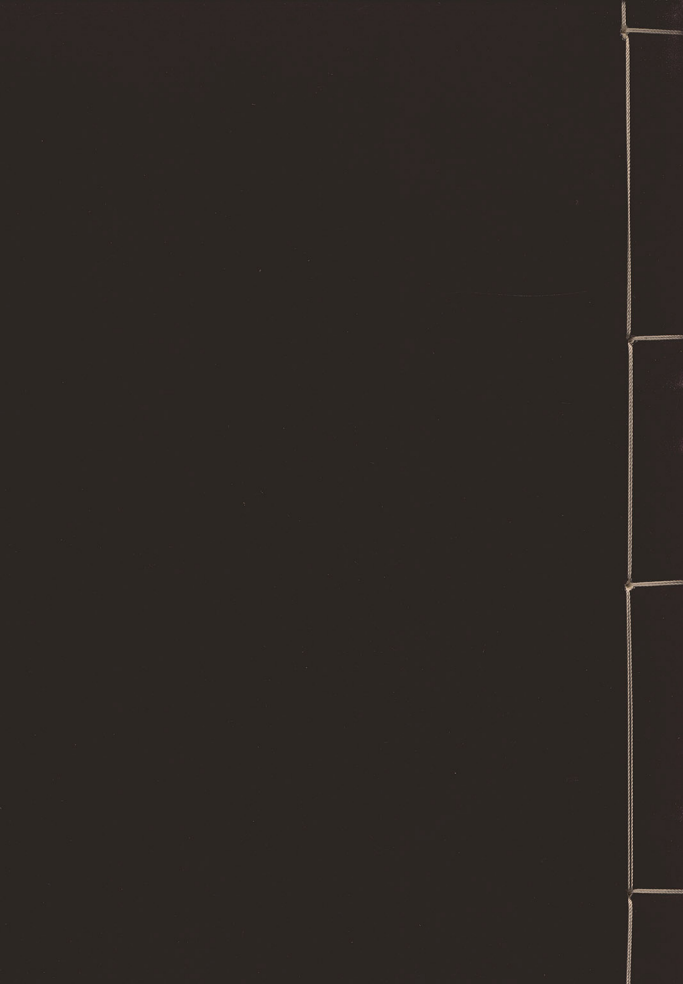
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中行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委質為

臣無有二心敢即私利以煩司寇穆子歎而謂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

之丁巳葬景王王子朝作亂敗奔京冬十一月乙酉王子猛立周人謚曰悼王己丑猛毋弟敬王旬即位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七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

四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八

周紀

敬王上 旬景王子在位四十三年

元年夏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庚寅王如劉甲午子朝今王城  
二年魯孟僖子病且死誠其子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年少好禮  
其達者歟吾沒若必師之僖子卒懿子與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孔  
子年三十五矣長九尺六寸而貧且賤嘗為季氏史料量平為司  
職吏畜蕃息

三年秋九月魯昭公伐季孫意如季氏與叔孫氏孟氏三家共伐公  
公出奔己亥遜于齊次于陽州敬王十一年歲

四年秋七月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九月楚平王薨太子昭

王軫立伍子胥聞之曰吾志不悉矣坐泣於室冬十一月克

鞏遂王子朝朝奔楚敬王入于成周自是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

東周

十二月齊有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

晏嬰曰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齊嘗大  
饑餓者相牽而趨田氏不聞不生周秦之民歌之曰謳乎其已乎  
苞乎往歸田子乎民歌舞之矣後世陳氏不亡國其國也公泣然  
出涕曰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近賢而遠不肖治煩亂而緩刑罰振  
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雖十田氏其如君何群臣泣晏  
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寡人  
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擣奪誅戮如仇讎字又將出  
彗星何懼乎公使伯常騫禱之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禱而  
去也是時景公繕治宮室好聲色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  
以此諫之  
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  
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  
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晉嘗伐齊阿鄆燕侵河上敗齊師晏嬰薦田穰苴景公以為將軍

敬王上



扞燕晉穰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約旦日中會於軍門穰苴立表下漏待賈日中不至穰苴仆表決漏入軍門申明約束夕時莊賈乃至穰苴責以失期斬之以徇三軍皆振慄公聞之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問軍正曰軍中不馳馳者云何對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問士卒之疾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爭奮為之赴戰晉師燕師聞之度水而解追擊之取所亡故境而引兵歸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尊穰苴為大司馬景公嘗夜詣晏子家晏子整衣冠立於門曰諸侯有故乎大夫作亂乎君何為非時而辱之公曰酒肴絲竹願與大夫共之晏子曰未聞其禮不敢承命公移至司馬穰苴家穰苴執戈持劍於門曰諸侯有故乎大夫作亂乎君何為非時而辱之公曰酒肴絲竹願與將軍共之穰苴曰未聞其禮不敢承命公又移於梁丘據之家鼓琴擊筑奉迎於門公曰無彼二子何以治吾國無此一臣何以樂吾身是時梁丘據子家噲導君於邪大夫高國鮑氏之屬害穰苴譖於景公公退之穰苴發病死 景公射晏子修禮而待公曰寡人厭禮久矣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父然而不敢者禮也禮所以御民轡所以御馬無禮而能治國家嬰未之聞也公曰善飭射更席以晏子為上客終日問禮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忠臣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也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命進熱食與服裘對曰嬰非君厨養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能辨上下之宜制百官之序作為辭令分布四方臣之任也自是公不以禮不見晏子

景公畋十有八日而不反晏子往見公曰國人皆以君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人公曰寡人有吾子猶心之有四支故得安佚晏子曰四支可無心乎公乃罷田而歸

景公起臺歲寒役者凍

餒公與晏子飲酒而樂晏子歌曰庶民之凍我若之何奉上靡弊我若之何歌罷喟然流涕公止之曰子為大臺之役寡人將罷之

○景公鑄鐘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又欲為大鐘晏子曰重斂於民民必哀斂哀為樂不祥公乃止

景公飲酒晏子入公令樂人歌

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說爾何為來晏子曰嬰聞彊而無禮禍必及身公謝之

景公好弋使燭雛主鳥而亡之景公怒欲殺之晏

子請數其罪曰彼為吾君主鳥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二罪也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三罪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絕其社稷四罪也數畢請公殺之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怒有罪者縛置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敢諫者死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王支解人不審從何支始

外紀人

也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

齊大旱卜之祟在高山廣水景

公欲賦斂以祠靈山晏子曰靈山以石為身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欲祠河伯晏子曰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幸而雨乎公野居暴露三日而大雨

景公謂晏子曰君嚴曷害於治國家

哉晏子曰君嚴則下無言而暗上無聞而聾何為非害乎夫治天下非一士之謂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五年春吳王僚因楚喪而伐之使二公子圍楚潛楚救潛兵師不能退公子光欲弑王僚縛設諸曰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

臣是無柰我何夏四月光享王使縛設諸以上首刺殺王僚左右共殺縛設諸光代立是為王闔廬拜縛設諸之子為客卿

楚

費無極譖卻宛於今尹子常子當殺宛初晉殺伯宗其子伯州犂奔楚為太宰及靈王弑邾敖殺伯州犂至是伯氏之族出伯州犂

之孫誣奔吳爲太宰以謀楚

秋九月楚子常殺費無極以說

于國

六年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回生食我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乃還曰豺狼之聲終滅羊舌氏之宗必是子也

秋晉韓起宣子卒魏舒獻子爲政分祁氏羊舌氏之田爲十縣以魏舒之子戊知盈孫徐吾韓起孫固趙勝曹孫朝四卿之餘子也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室司馬彌牟等四人以賢舉爲十縣大夫韓平子須起之子也

吳王僚之子慶忌居衛集賓客養士

卒謀欲報仇闔廬患之子胥薦要離爲人薄弱迎風則偃背風則

仆而志氣勇決見之闔廬闔廬曰慶忌筋骨果勁十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馬駟馬馳不及射之不能中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安其妻子之樂而不除君患非勇也請君以罪逐臣殺臣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臣往投慶忌得近而圖之闔廬從其謀要離被桎梏

奔衛慶忌納之居有間謂慶忌曰吳無道愈甚請與王子往奪其

國慶忌許之與要離涉江中流因風勢抽戈擊慶忌力薄不制慶忌掉而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是者三慶忌曰舍妻子爲君忠也得來近吾謀也弱力敢加兵於吾勇也赦之歸於吳闔廬將厚賞之要離曰殺妻子以便事不仁也爲故主殺新主不義也

卒而三入三出於江臣已辱矣伏劍而死

八年夏六月晉頃公薨定公午立晉益弱六卿皆大

冬十

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吳王闔廬與伍子胥伯嚭謀伐楚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孫武齊人僻隱幽居時人莫知其能伍子胥薦之於闔廬問以兵法母陳一篇王不覺稱善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泣送諸郊曰余死不女見矣高昭子曰齊負海而遠君愛則勿行公曰余不能以齊國令諸侯又不能以齊聽是生亂也吳蜂蠆也余恐棄毒於我遂遣之

九年夏四月薛獻公穀薨子襄公定立薛任姓黃帝之後奚仲爲

夏車正遷于邳陽相仲虺居薛周武王復以其苗裔爲薛侯齊相公之伯黜爲伯  
始用子胥之謀也  
秋吳侵楚潛六圍弦楚師救潛及弦吳師還

秋八月

十年夏吳伐越自是越允常與吳闔廬戰而相怨代

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敬王遣使告晉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偃適周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佞乎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以亡其百姓十有四世矣單子曰萇劉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將天以道補周若無咎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劉氏子孫實有禍萇弘周之執數者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是時諸侯莫朝周萇弘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諸侯之不来者欲依物恠以致諸侯而不從周人之言方恠者自萇弘後爲周所殺

十一年春三月城成周三旬而畢 冬十月有一足鳥飛集魯

定公庭翼而跳孔子曰是商羊見則有大水俄而大霖雨 是

介沈入

五

歲蔡昭侯朝楚持美裘佩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公子尹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譏昭侯留之楚

十三年楚昭王嘗使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楚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

亶子亶不出倚相諉之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子實不耆聖老楚國而自安楚其難哉子亶曰老之過也乃驟見之 楚

司馬子期欲以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筭之可乎對曰君子遠而道不從而逆子木能遠子夕之欲而去芟薦

吾子經營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告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

敬王

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於是有一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周宣王時重黎之後失其官守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莫之能禦也。楚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則上下有序神求備物不求豐大聖王正端冕帥其群臣精物以臨監享祀謂之一純五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民之微官百王公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十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爲萬官官有十醜爲億醜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以食萬官 楚鬬且廷見

今尹子常歸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今尹不免吾見其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冬蔡昭侯

獻裘佩於子常子常受之歸昭侯昭侯歸而如晉請伐楚

十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

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

晉使蔡伐沈夏滅沈秋楚爲

沈故圍蔡

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兵師蔡昭侯以其子乾

與大夫之子爲質於兵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對曰楚囊瓦貪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冬兵悉興師與蔡侯唐侯伐楚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爲前陳十一月庚午陳于柏舉闔廬弟夫旃請戰弗許夫旃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以其部兵擊楚大敗之囊瓦奔鄭吳乘勝而前比至郢五戰楚五敗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入郢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弑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讎也見讎弗殺非人也鄖公曰事君者不爲內外行不爲豐約舉苟君之卑尊一也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自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報讎以其平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無天道之極子

胥曰吾日暮塗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中包胥走秦告急求救秦哀公未許包胥立秦庭哭七日七夜不絕聲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

十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夏越聞吳王在楚國空入吳吳

王使別兵擊越

六月申包胥以秦師救楚再敗吳師

吳

大槩見越秦交敗吳王留楚不去九月亡歸自立為吳王吳敗楚于雍澁秦楚皆敗吳師又大敗吳于公壻之谿闔廬乃歸攻夫槩敗之夫槩奔楚冬十月楚昭王還入郢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

昭王之出奔也見監尹釐載其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

莫墜其國當君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歸又求見王欲執之曰臣避於成曰以做君也庶後而更乎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憶懼而鑒前惡乎君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子西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昭王歸賞始於申包胥包胥曰輔君安

外紀八

七

楚

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賞及鄭公之弟懷子西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王曰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可也

十六年春鄭滅許執許男斯

十七年春二月齊歸魯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十八年晉趙鞅使涉佗成何與衛靈公盟於鄆澤將鞅涉佗成何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王孫商曰不如與百姓同惡之請令於國有姑姊妹者塞人質於晉百姓必怒君因反之公曰善今三日而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乃出西門閉東門而叛晉魯陽虎欲去三桓冬十月季孟氏敗陽虎虎出奔

十九年夏六月陽虎自魯陽關出奔齊遂自宋奔晉趙鞅受賂厚遇之虎謂鞅曰堂上之人朝廷之吏邊境之士臣所樹立者過半今堂上之人却臣於君朝廷之吏危臣於法邊境之士却臣於兵鞅曰惟賢者能報德不肖者不能也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

得其食焉樹蔌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子之所樹者蔌藜非桃李也

陽虎常言曰王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簡子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簡子曰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虎虎不敢為非簡子幾至於伯 是歲鄭獻

公薨子聲公勝立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

二十年初孔子仕魯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行之一年四方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法以治魯何如孔子曰天下可矣二年為司空別五土之性物各得所生之宜由司空為大司寇夏齊景公魯定公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人歸魯鄭謹龜陰之田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相子不說孔子喟然歎曰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初相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木石之性曰變蜩蝻水之性曰龍罔象土之性曰

禽獸

羶羊相子嘗以粟千鐘餼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須門人之無者子貢曰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孔子曰夫受人之財不以成富

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晉趙鞅圍衛討衛之

叛曰由涉佗成何縛涉佗而斬之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可謂善謀矣 是

歲齊晏嬰卒景公游於婁聞之行哭而往以驅車為遲下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齊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生哉

劉恕曰世稱管晏相者之佐考其行事則殊別管仲于高而王於功晏子博辨而安於德爭擾則功近於伯衰世則德不能王景公尚佞而好善優柔非相公之儔管晏性差而時異安能同道而較德哉

景公游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今左右先言歸者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儻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



趨進撫衣而待曰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臣得參此二人君奚不斫公遂歸中道問國人謀不納矣

二十二年孔子言於魯定公曰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之城疆公室弱私家政化大行

二十三年秋七月晉范昭子士吉射中行文子荀寅攻趙簡子鞅鞅奔晉陽冬十一月晉定公伐范氏中行氏敗之奔朝歌韓簡子魏襄子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趙鞅入于絳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

立義於諸侯而主弗志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臣之長也端委鞶帶以隨宰人無二心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與余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簡子有兩白騾甚愛之廣門之官夜款門曰主君之臣陽城胥渠有疾醫曰不得白騾肝則死董安于愠曰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殺人而活畜非仁者也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胥渠無幾簡子與兵

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董安于于為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百仞如牆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

對曰無有曰牛馬犬豕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安于喟然太息曰使吾嚙無赦猶入澗必死則人莫敢犯也何為不治

簡子嘗將兵攻衛及戰遠立又居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歎曰士之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君不能耳昔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淫色暴慢秦襲我遜去絳

十七里用此士也文公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定天子之位用此士也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

簡子曰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燭過之一言

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吾恐

隣國貪養賢以獵吾也

越允常薨子句踐立始稱王

二十四年夏吳王闔廬聞越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迎擊

之千樵李吳師大敗闔廬傷掠軍却闔廬病傷死子夫差立

秋衛靈公太子蒯聵欲殺公夫人南子不克太子奔宋

衛靈

公嘗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

狐裘坐熊席噉隅有竈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莛君則不寒民誠寒

矣公曰善今罷役左右曰德歸宛春怨歸君矣公曰春魯國之匹

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今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非寡人

之善與 靈公坐重華之臺待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

叔敖諫曰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內寵太盛祭

紂所以亡也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出宮女數百人百姓大說靈公

夜聞車聲鱗鱗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

何以知之夫人曰禮下公門式路馬伯玉敬於事上必不以闇昧

廢禮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是歲孔子由魯司寇攝行相事

其初魯人謗誦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麇裘投之無郢三月

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齊

外紀八

人聞孔子為政懼魯必伯乃遺魯定公女樂文馬定公終日游觀

急於政事孔子遂行

劉恕曰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

又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及作丘賦國人又謗之孔子為

司空司寇得政已數年攝行相事民謗誦之三月而後誦之彼

一賢一聖猶得民若此之難也後之為政一日而見善惡者與

於愛憎之口或出於狡獪之吏因諛詐以惑眾聽非至當之論也

初吳子伐越墮會稽獲大骨兵使使聘魯執骨問於仲尼對曰昔

禹戮防風氏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在虞夏商為汪

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

十數之極也

二十五年吳王夫差任伯嚭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

二十六年春越王句踐欲先吳未發往伐之大夫南陽范蠡少伯

諫曰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

敬王

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曰吾已斷之矣遂興師伐吳王夫差亦興師敗越于夫椒遂入越句踐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句踐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大夫南郢文種少禽曰湯鑿夏臺文王囚羗里何遽不爲福乎句踐執其手而與之謀又召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身與之市文種曰吳之與越唯天所授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越王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句踐申禍無良重得罪於下執事越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寇今句踐請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又使文種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其下臣種私於下執事曰師徒不足以辱君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於大夫士女於士寶器畢從吳不許文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夫差告諸大夫曰孤有大志於承將許越成伍子胥諫曰吳越仇讎敵戰之國也君必滅之失此利

卷八

十

七

也雖悔無及句踐聞之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文種止之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乃飾美女八人納之於詔曰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詔諫吳王曰古之伐國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伍子胥曰越非實中心好吳又非懼畏吾兵甲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乃許之成三月將盟句踐使諸稽郢辭曰君王舍甲兵之威重於鬼神以自輕也吳王許之荒成不盟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力之不足與大國執讎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句踐置膽於坐坐卧則仰膽飲食亦嘗膽曰女忘會稽之恥邪乃苦身焦思折節下賢食不加肉衣不重采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句踐曰蠡爲我守於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王曰諾今文

種守於國與范蠡官士三百人入官於吳親爲夫差削馬身爲臣  
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入春秋之貢職禮甚卑辭甚服

楚子

西歎於朝藍尹亶問之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吾聞其嗣又甚焉  
對曰闔廬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色身不懷安是故得  
民以濟其志今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先自敗  
也焉能敗人子修德以待吳兵將斃矣

二十八年晉趙簡子曰晉有竇鳴犢舜華魯有孔子吾殺此三人  
天下可圖也乃召鳴犢舜華而任之以政使人聘孔子孔子行及  
河聞殺鳴犢舜華回輿而還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  
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珎寶梟鴟眷然顧之  
慘焉心悲中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  
軼息鄴傷三道窮哀彼無辜朝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  
只且遂反於衛復行如陳有隼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  
其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人問於仲尼對曰昔武王克商分陳以蕭

春秋

上

左文

慎氏之矢使求之金積果得之

孔子常使宰予使楚昭王以

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  
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若夫  
觀目之麗靡窳窳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無以此爲也  
王曰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  
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  
辱君之重賜乎王曰今乃知孔子之德大矣

魯公文伯之母

敬姜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闕祭  
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  
尼聞之以爲別男女之禮

敬姜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

弗應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入見曰肥也有罪季對曰卿以下合官  
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  
外朝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庄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康子問於敬姜曰肥願有聞於主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

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婦學於舅姑者也 敬姜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賦綠衣之三章師亥聞之曰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今詩以合室歌以詠之度於法矣 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忤季孫之怨也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云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而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王后至于庶士以下之妻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小瞞父怒遂出文伯之母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夫人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卒其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戒其妾曰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夫死吾惡其以好内聞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摺履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室人有從死者二人其母怒而不哭曰於長者薄而婦人厚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女知莫若婦男知莫若夫欲明其子之令德知也夫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八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九

周紀

敬王下

二十九年越王句踐在吳三年夫差遣之句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禦兒東至鄞西至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范蠡曰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知天地之恒制乃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

計然南游於越范蠡里身師事之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葵立濮上人其先晉國二公子也研狀貌似不及人明陰陽曆數尤善計筭不肯自顯於諸侯其言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見矣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夫

蠡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貲治國之道也積蓄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財幣欲其行如流水推此類而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

三十年春晉范吉射中行寅自栢人出奔齊寅將亡召其祝而欲加罪焉曰犧牲不肥澤邪齋戒不敬邪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猶患不足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而民怨謗詛矣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則詛亦有損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中行子大慙

中行寅過邑從者曰此畜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以待後車寅曰吾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寅後車二乘獻之晉君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之良臣史黯曰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

敬王下

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斥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爲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來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過矣

簡子歎曰雀雉元龍黿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犢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

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令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己賤而讎之怨讎並作雖欲無亡得乎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

曰必墮其壘培吾若見之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昭余讎也郵無正曰吾子嗣位有先主文子之典刑景子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踰之以

史記

二

一

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以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尹鐸與郵無正有怨以其賞如無正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簡子田于蠓史黯以犬待于門曰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蠓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簡子之右少室周聞牛談有力與之戲弗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周爲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簡子問壯馳

茲曰東方之士孰愈壯馳茲拜而賀簡子曰何賀也對曰國家將興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二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是以賀也

劉恕曰德義生於不足驕怠出於滿假自賢自伐以行爲足也矜誇陵人以功爲足也士則曰道業充矣而善曰喪農則曰耕耘至矣而田疇荒工則曰伎巧高矣而繩墨拙商則曰財用盈

矣而資產匱有生之害莫大於足也老子之言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指名與貨貨可足也名不可止也君子進德而未嘗足  
小人志小而安乎止獨善之言不可以訓

簡子之中牟宰佛胥畔置鼎於庭曰與我者受邑不從者烹田基  
曰義死不避斧鉞之誅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  
不如不義而烹褻衣將就鼎佛胥止之簡子屠中牟論有功者以  
田基為始基曰一人舉而萬夫俛首知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  
夫義者不取也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以為司馬

趙簡子之臣尹綽却厥簡子曰綽不愛我諫於顯厥愛我諫於隱綽  
曰厥愛君之醜不愛君之過綽愛君之過不愛君之醜不質君於  
衆恐君之不變化也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諫不面譽可謂至忠  
矣

齊景公四望而歎曰先君相公車入  
百乘而伯諸侯今我長轂千乘而功不及得無管仲乎弦章曰水  
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相公故有管仲今相公若在車下之

人盡為管仲矣景公大慙

景公飲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  
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謂弦章曰自吾失晏子未嘗聞過今射  
出質而衆乃唱善弦章曰君好之臣服之君嗜之臣食之夫尺蠖  
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君其猶有諂人之言乎海人入魚公以  
五十乘賜章章曰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受魚是反晏  
子之義而順諂諛以利也固辭不受

子貢問於孔子曰三  
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齊景公奢乎臺榭  
淫于苑囿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告之曰政在節用葉都  
大而國小民有離心故告葉公曰附近而來遠魯公有臣三人內  
比周以惑其君外鄙距賓客以蔽其明故告之曰政在論臣察此  
三者可同哉

齊景公寵芮姬生子茶茶少母賤無行諸大夫

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愛茶母欲立之憚  
發之口公病命國夏高張立茶為太子逐羣公子於萊秋公薨茶  
立冬十月羣公子奔魯明年陳乞弑茶召景公子陽生立之是為



悼公

三十一年初楚昭王之理石渚公正好義廷有殺人者渚追之乃其父也縱之而反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渚曰以父立政非孝子也廢法縱罪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不受令而自刎 昭王嘗出

游留夫人姜氏於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至使使省迎夫人夫人曰王召宮人必以符使者忘持符來妾不敢從妾聞貞女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節而已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至而死號曰貞姜 先是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秋七月楚昭王

在城父將救陳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師今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命其弟公子申及結爲王皆譚不可又命次弟公子閭五諱乃許之將戰王有疾庚寅攻大冥薨于城父公子閭曰王病甚而舍其子臣所以許王廣王意也今王卒臣敢忘乎乃與子西子期謀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爲惠王

三十三年春宋滅曹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外流九

四

夏五月齊伐魯取

謹及闡

秋魯及齊平九月齊閭丘明如魯莅盟子服景伯戒

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也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在昔先民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滿之甚也 十二月齊歸魯謹及闡

三十四年越王句踐謂范蠡曰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吾欲與子謀之對曰得時不成反受其殃王無蚤圖

三十五年春齊鮑牧弑悼公吳王夫差帥舟師將自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還夏晉伐齊取犁及轅齊人立悼公子壬是爲簡公 越王獻美女西施鄭旦於吳夫差納之伍子胥諫曰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絺給聚敢死之士數萬人必爲吳隙夫差不聽 初闡

寘起臺於姑蘇山去國三十五里春夏游焉夫差高而飾之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別立春宵宮爲長夜飲造千石酒鐘作天池池中作青龍舟舟中盛陳妓

樂日與西施爲水嬉宮中作海靈館館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檻皆珠玉飾之秋夫差復傲師將伐齊伍子胥曰天命有反越王戚然服士以伺吾間而王以齊魯爲憂越將有吳土今王罷民於姑蘇都鄙荐饑吳民離矣王不聽越王句踐拊循其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逢同曰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德少而功多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問范蠡曰吳王淫於樂而忘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上下相偷其可乎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

三十六年春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魯仲尼在衛聞之謂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子張子由請出孔子皆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至齊說田恒曰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王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踧於主求以成大事難矣不如伐吳伐吳不勝人民外死大臣內空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恒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

外紀九

五

去而之吳太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使吳令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恒許之子貢南說吳王曰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伐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夫救魯顯名也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吳王曰吾嘗與越戰越王有報我心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相帥而朝吳伯業成矣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吳王大說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骨髓日夜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子貢曰吳王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百姓怨上今王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

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矣越王許諾子貢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抵罪於吳賴大王之賜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被堅執銳先受矢石因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說大字豁數受越重寶厚賂日夜言於吳王愛信越殊甚伍子胥諫曰齊之與吳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能使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王信越浮詞詐僞而貪齊後將悔之太宰嚭曰君王之今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王勝齊而以兵臨晉是一舉而服兩國也子胥曰王戰而勝天亡吳矣不勝猶未也王不聽子貢勸王許越師而辭其君吳王乃謝越王夏發兵及魯伐齊子貢因之晉謂定公曰吳與齊將戰勝必以兵臨晉定公大恐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定公許諾田恒成子僖子乞之子也

外紀

六

劉恕曰司馬遷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彊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彊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爲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五月吳克齊博戰于艾陵大敗齊師夫差歸而讓子胥子胥曰王無喜越大饑范蠡曰此越之福吳之禍也吳國甚富王年少政驕好名而不思後患王重幣卑詞請糴以卜之食可得則王何患焉乃請於吳吳王將與之子胥諫曰越非國貧民困伺王間也不如勿與而伐之吳王曰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雖得十越吾且不爲貸之粟萬石越人私喜太宰嚭數與子胥爭越議與逢同共讒之王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

慶脂切  
沛烏也  
新烏也

外紀九

傳

王不用汝與吾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太宰  
嚭謂王曰子胥爲人剛暴猜賊恐爲深禍王伐齊有大功恥其計  
謀不用乃反怨望起禍不難王不可不備其使齊也屬子於鮑氏  
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先王謀臣常快快不見用願  
王早圖之王曰微子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先  
王刈殺四方之蓬蒿立名於荆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不自安恬  
逸而處以念惡撓亂百度妖孽吳國子胥對曰王播棄黎老而近  
孩童比謀若不得志於齊覺寤王心吳國猶世王無以取之而天  
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負不忍見王爲越之擒負請先死乃仰天  
歎曰嗟乎讒臣竊爲亂王反誅我我令若父伯若未立時請公子  
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今聽諛臣言  
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抉吾目  
縣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乃自剄死王愠曰狐不使大夫得見  
也取子胥尸盛以鷓鴣投之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命曰胥山

越王謂范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今申胥驪諫王怒而殺之

其可乎對曰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  
之

初孔子去魯適衛曹宋鄭陳蔡楚諸國反乎衛冉求言於  
季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以求治猶却步而求及前父令  
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己有才而資鄰國難以言知康子以告哀公  
公從之冬以重幣召之孔子乃歸年六十九矣

季康子欲以  
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  
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先  
王以爲足若欲犯灋又何訪焉弗聽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  
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何也對曰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  
下故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今羣臣無不一辭同乎季孫者魯國盡  
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

魯終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仕於是周室微而詩書闕禮樂廢乃序書傳上紀唐  
虞之際下至秦繆去詩之重複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首弦

敬王

歌之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追迹三代之禮禮樂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論詩至正月之六章巽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遠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爲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若日月焉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壞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裏闕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而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六哲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魯人顏回子淵閔損子騫冉耕伯牛冉雍仲弓宰予子我冉求子有曾參子輿澹臺滅明子羽宓不齊子賤樊須子遲有若

卷五

八

前

子有公伯僚子周公西赤子華公冶長子長南宮适子容衛人端木賜子貢仲由子路卜商子夏吳人言偃子游陳人顓孫師子張巫馬施子期陳亢子禽齊人高柴子高宋人原憲子思司馬耕子牛蔡人漆雕開子若等異能之士七十二人其餘受業者三千人東郭子惠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雜也對曰隱括之旁多在木良醫之門多病者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是以來者不止也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老子楚苦縣人在孕八十一歲剖母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謂之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又有老聃之號周守藏室之史也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孔子嘗適周問禮焉老子見周衰過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老子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世之學

老子者則純儒學儒學亦純老子蓋道不同不相為謀孔子沒後百餘年而周大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常樞有疾老子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樞張其口曰吾古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舌以其柔齒以其剛樞曰天下之事盡矣無以復語子老萊子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用孔子間處喟然嘆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定矣子路曰其為人何若孔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子路曰有道入誰下哉孔子曰以眾攻寡無不消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周公制天下之政而下士豈無道哉欲得士也成回學於子路三年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人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為善者少而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恭敬以待天命子路曰君子哉

三十七年春魯用田賦自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蒐狩治兵大

九 閼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秋衛出公會吳于鄭

吳王囚之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謂仲尼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吾欲免衛君而不能仲尼請子貢行至吳見太宰嚭嚭說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也且衛君之來其半曰不若朝晉其半曰不若朝吳衛君以吳可歸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晉者而罰言朝吳者也諸侯以為著見龜則皆移心於晉矣子欲成伯王之業難乎託入復之於王王出令曰十日而遣衛君不具者死衛出公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出公曰子非義士為利者也吳疆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遂之

冬越王句踐召范蠡問曰吳稻解粟不遺種其可乎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怒曰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對曰人事與天地相參乃可成功今

禍新民恐將同其力致其死王其馳騁弋獵無辜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彼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

吳王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菑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將會于黃池

三十八年吳欲伯中國以尊周室夏單平公會晉定公吳夫差魯哀公于黃池

越王句踐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夫差恥吾君請報之句踐辭曰寡人之罪也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猶父母也敢不盡力乎句踐許之致其衆而誓之曰進則思賞退則思刑者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者有常刑國人皆勸曰孰是吾君也可無死乎六月丙子越伐吳命范蠡后庸帥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句踐帥中軍沂江襲吳入其郭焚姑蘇徙其大舟吳晉舉長未成邊遽至以越亂告吳王懼天下聞而秘之合大夫而謀曰越爲不道背其齊盟道

外紀九

十

法範

路脩遠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洛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勸士以奮其朋勢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許諾昏乃戒令林馬食士夜中服兵擐甲帶甲三萬去晉軍一里昧明三軍皆譁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令董褐請事曰大國越錄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會日薄矣恐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還告趙鞅曰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大夫失禮於天子今君王東海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何有於周室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于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就幕而會吳公先軟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恐齊宋之爲己害命王孫洛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爲過賓於宋焚其北郭夫差使王孫苟告

勞于周曰昔楚爲不道不共承王事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今齊侯壬不鑑于楚夫差遵故伐博克有成事敢告於下執事周王荅曰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余心豈忘憂恤今伯父曰勳力同德余一人兼受介福吳王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父士皆罷敝冬厚幣與越乎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三十九年春魯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記而作春秋約其文辭以繩當世

魯哀公問孔子曰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損人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魯不與焉

孔子間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於進瞻函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所以恐而不解也夫子欣然笑曰

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孔子娶於宋并官氏生子鯉字伯魚先孔子卒伋字子思伯魚子也

齊田恒與隰斯登靈臺觀望三面皆暢獨南面以隰子之家樹蔽之田恒不言而欲去之隰子知其意歸使人伐樹俄復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速乎隰子曰古者以愚全身今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知其微禍莫大焉

六月田恒弑簡公立簡公弟驀是爲平公恒相平公懼諸侯以弑君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四鄉南通吳越修功行賞以親百姓恒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數年齊國之政皆歸恒恒盡誅大臣不附已及公族之彊者割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地大於齊

四十一年夏四月孔子卒年七十四

劉恕曰包犧以來聖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祠冢苗裔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宗奉歷千餘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蠻貊之邦不可斯



須捨乎劉向曰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  
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

魯季康子問子貢曰昔子產死鄭人捨珠珮琴瑟不御牧童不歌  
巷哭三日孔子死魯人不能如是何也對曰子產之於夫子如浸  
水之與天雨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故人愛之天雨降物無不  
生物豈有謝於天乎

初楚子西聞平王太子建之子勝在吳

使人召之曰吾聞勝直而剛欲寘之境葉公子高曰勝華而不實  
狷而不絜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不從使爲白公子高以疾間居于  
蔡勝請伐鄭子西未從佗日又請許之晉伐鄭楚救之勝怒曰讎  
不遠矣白公罷朝而立倒杖而策銳貫顙血流至地而弗知鄭人  
聞之曰顙之忘何不忘哉秋七月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王拔  
劍而屬之屈廬曰子與我乎廬曰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  
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其可劫乎白公乃內其劍白公欲  
立王子間爲王不從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

公九年

士

共紀

受間曰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爲諸侯者非惡其位  
以絜其行也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白公強  
之不可遂殺之葉公聞亂曰吾怨子西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乃  
帥方城之外以入發太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  
攻之遂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子之族惠王復位

越大夫種

謂句踐曰吳王罷師不戒以忘我我不可怠今吳民旣罷大荒荐  
饑天占旣兆人事又見王奪之利無使夫悛越王乃大戒師將伐吳  
○四十二年春三月越伐吳句踐之壇列鼓而行之至軍三日徙舍  
至於禦兒三斬有罪以徇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  
昆弟者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有眩瞽之疾者皆以告王親命之  
歸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又徇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  
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斬有罪者人有致死之心有司大徇  
於軍曰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不在左右不  
在右身斬妻子鬻至於五湖吳人挑戰王欲許之范蠡曰彼來從

我圍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盡其陽節盈其陰節而奪  
之利今其來也剛彊無力疾王姑待之吳軍于江北越軍于江南  
中分爲左右軍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  
令左右軍銜枚泝江五里夜中命涉江鳴鼓中水以湏吳亦中分  
其師越王中軍備涉不鼓不譟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  
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役 秋七月楚滅陳殺湑公  
四十三年王崩子元王仁立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九

#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十

周紀

元王 仁 敬 王子在位八年

二年晉趙簡子嘗與欒激游曰吾好聲色而激致之吾好宮室臺榭而激爲之吾好良馬善御而激求之吾好士六年矣而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將沈激於河

或謂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簡子曰吾將求之以來諫者却之必止我過矣

簡子聞楊寔之賢問於成傅傅曰不知也簡子曰子與之友何不知也傅曰寔年十五廉而不匿年二十善義且仁三十勇毅果決四十綏懷鄉里遠人親附不見于今十年爲人數變是以不知也

楊因見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見簡子絕食而迎之左右諫曰居鄉三逐不容於衆也事君五去不忠於君也簡子曰美女醜婦之仇也

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授以爲相而國大治

趙簡子病召太子母恤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上夏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卒母恤代立是爲襄子未葬簡子而中牟

畔入齊葬五日襄子興師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軍軍吏曰天助也曷爲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成而後攻中牟聞其義請降

襄子服衰與群臣上夏屋山望代俗甚樂甚美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也乃先善之代君好色以其姉妻之其所善代者萬故父之代君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代君請觴之舞者數百人置兵羽中

先具大金斗代君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以代君之車迎其妻道聞之泣呼天曰以弟亡夫非

仁也以夫恐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人憐之名其所死地爲磨笄山遂興兵平代代即北戎也襄子兄伯魯早死封其子周於

爲代成君

劉惔曰左氏傳魯哀公十七年晉復伐衛簡子曰止謂趙鞅也  
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曰先王與吳王有質告  
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謂襄子也杜預曰趙孟襄子無恤時  
有父簡子之喪是歲周元王二年晉定公三十七年也史記六  
國表周定王十一年晉出公十七年趙簡子之六十年簡子卒  
趙世家亦云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在魯哀公二十年之後十七  
年也而趙世家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乃是左傳哀二  
十年事若簡子以晉出公十七年卒則襄子元年在吳亡後十  
六年也史記前後差互故以左氏傳爲據

四年越王句踐郊敗吳吳王戰三北冬入吳吳師自潰夫差帥其  
賢良與重祿上姑蘇越圍王臺吳使王孫洛肉袒膝行請成於越  
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今君王舉玉趾  
而誅孤臣孤臣意者欲如會稽之事敢布腹心越王欲許之范蠡  
曰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  
尊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男女服爲臣御王又欲許之范蠡曰  
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可乎王曰吾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  
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  
不受今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  
王孫洛曰吳稻蟹不遺種子助天爲虐不忌不祥乎范蠡曰昔吾  
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濱於東海之陂龜龜魚鼈之與處鼈鼉之與  
同渚吾雖醜然人面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諛者乎王孫洛請反  
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委制於執事之人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  
罪於子使者反范蠡擊鼓興師至姑蘇宮十一月丁卯句踐使人  
告夫差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王其無死寡人達王於甬句  
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吾與王爲二君以没王年夫差對曰天降  
禍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面目以  
視天下吾老矣不能事君王夫差將死曰使死者有知吾無以見  
子胥爲愼冒面而死自是越春祭三江秋祭五湖爲之立祠

越王索卒於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惠王曰越已破吳豪士死  
銳卒盡大甲傷索兵攻晉示我病也不如起師與之分吳惠王曰  
善起師從之越王怒將擊楚文種曰我儻矣與戰必不克不如賂  
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與楚

句踐反至五湖范蠡辭王  
曰臣不復至越國矣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君王辱於會稽臣不  
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請從會稽之罰王曰子聽吾言與子分  
國不聽身死妻子爲戮范蠡曰君行制臣行意乃歎曰計然之策  
十用其五而得意旣以施國吾欲用之家裝其輕寶珠玉與私徒  
屬乘舟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  
而朝禮之浹日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爲范蠡地曰後世子  
孫有敢侵蠡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

劉恕曰史記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左氏  
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  
在吳亡後二年也如左氏之說則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

### 誅哉

五年越王句踐以兵北渡淮與齊晉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元王使  
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兼有九夷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  
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伯王 范蠡  
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苦身戮力耕于海畔父子治產  
致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  
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又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而懷  
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  
易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  
一之利居無何此累巨萬初范蠡自齊遺越文種書曰越王爲人  
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  
且作亂句踐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  
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范蠡善治產能擇人而任時  
十九年間三徙所止必成名再散貧友昆弟魯之窮士猗頓耕桑

而常飢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曰畜五特乃適西河大  
玄留牛羊于猗氏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以興富於猗  
氏故曰猗頓或曰頓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皆與王者  
埒富范蠡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天下言富者稱  
陶朱公

八年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  
徒賜最爲饒益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  
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排慕蓋過之原憲攝敝  
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病乎憲曰吾聞無財謂之貧學道  
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  
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應與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子貢  
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  
出金石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劉恕曰顏回原憲之才之德不屈於表亂之世歌頌夫子之文

章優游六藝之富簞食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攝敝衣冠曳  
杖拖履而歌商頌樂道忘勢可以謂之賢矣若夫閭巷賤隸才  
卑志下凍餒艱苦行歌坐嘯愚於雀鼠魯何足道哉

子貢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終于齊  
○曾參有疾謂曾元曾華曰飛鳥以山爲卑而增巢其鱣魚鼈以  
淵爲淺而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  
辱安從至于爲官急於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情孝衰於妻子  
祭此四者終如始也

是歲王崩子貞定王介立

貞定王介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

元年魯哀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秋八月公遜于邾遂如越國人  
逆之復歸薨于有陘氏子悼公寧立是時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

○五年越王句踐薨子王鼫與立後越遷琅邪與淮夷共征戰夷

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

鼫與卒不壽立卒崩立卒葬立卒  
侯立卒無疆立爲楚威王所滅

十一年晉知伯與趙韓魏共分故范中行地以爲邑晉出公怒告

齊魯欲伐四鄉四鄉反攻公公奔齊道死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昭公魯孫驕是爲哀公初哀公大父雍號戴子雍生忌忌善知伯故知伯立哀公是時知伯最強決晉國政哀公不得有所制十三年晉知伯荀瑶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高山峻原不生艸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也

知伯約魏栢子韓康子將伐趙趙襄子告張孟談曰知伯三使韓魏而寡人不與措兵於寡人必矣吾安居而可孟談曰董安子簡主之才臣治晉陽而尹鐸循之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襄子曰諾至而行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曰何以應敵孟談曰聖人藏於民不藏於府庫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令民遺三年之食餘粟入之倉遺三年之用餘錢入之府有奇人使繕治城郭夕出令而明日倉不容粟府無所積錢庫不受甲兵居五日城郭已治守備已具襄子謂張孟談曰無矢柰何對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

外紀十

五

方

以荻蒿柸楚牆之有柸其高丈餘襄子發而用之其堅則菌落之勁不能過也襄子曰矢足矣無金柰何對曰董子治公宮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知伯帥韓魏之兵果至乘晉陽城戰三月弗能拔因舒軍圍之決晉水灌之張孟談曰先王爲重器也爲國家之難也蓋無愛寶於諸侯乎襄子曰吾無使孟談曰地也可襄子曰吾不幸有疾不德而賄地也求飲吾欲是養吾疾而干吾祿也吾不與皆斃韓康子簡子之孫莊子之子魏栢子襄子之孫也

十六年知伯韓魏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趙襄子謂張孟談曰吾不能守矣孟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臣請見韓魏之君孟談陰見二君而約之趙與韓魏協謀滅知伯分其地襄子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功也襄子曰吾在憂約之中惟赫不失臣王之禮佗人雖有功皆有驕侮之

貞定王

心張孟談謂襄子曰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在相位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忠信在己而衆服焉子何爲然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天下之美同臣王之權均而能美者未之有也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乃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 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

食搏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

江河之大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德不純而福

祿並至謂之幸夫幸非福非德不當雍雍不爲幸吾是以懼君子

曰趙氏其昌乎憂所以爲昌也喜所以爲亡也勝非難也持之其難也 初田恒成子卒子襄子盤代爲齊相相宣公至是與三

晉通始以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

外紀十

六

才辨

吾所能也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二十二年楚滅蔡蔡侯齊亡

二十四年楚滅杞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 自越滅吳不能正

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遂滅莒

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是時韓魏共滅伊洛陰戎其遺脫者皆走西踰所隴自此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

二十八年王崩長子哀王去疾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在位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

考王

嵬 貞定王子在位十五年

元年晉哀公薨子幽公柳立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魏趙幽公畏



三家反朝之

十五年王崩子威烈王午立

威烈王午考王二十三年事載通鑑

元年晉趙襄子卒兄伯孫浣立是為獻侯治中卒獻侯少襄子

弟栢子逐獻侯而自立 晉韓康子卒子武子立

魏栢子

卒孫文侯斯立

四年秦作兵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十二年魏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西周相

公是歲卒子威公立

十三年初齊田襄子盤卒子莊子白代為相卒子太公和代為相皆相宣公

是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

里治田勤謹則晦益三斗不勤損亦如之為粟百八十萬石善平

糴者必觀歲有上中下孰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

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

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

禮讓悝行之魏國國以富彊 李悝為上地守下令曰人有狐

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

大敗之

十八年秦初租禾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

年矣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其善使談者有述焉願先生教之子思

曰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舜禹於其父弗敢私有之公問可

以利民者曰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壁寵之祿以振困匱無令

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也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

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

其屈己以富貴而制於人不若抗志以貧賤而不愧於道 魯

人公儀僭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

魯君因子思欲以為相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

子思曰此公儀子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疏食

水飲及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也

魯公儀休者爲相奉

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

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上名白子思子也年四十七

劉恕曰家語篇後叙孔子子孫及史記孔子世家皆云伋字子

思年六十二孔叢子有子思與孔子相問荅則孔子時子思已

長矣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卒至魯穆公三年甲戌當

威烈王之十九年距孔子卒七十三年子思蓋九十餘矣漢藝

外紀子

一

文選

文志云子思魯穆公師禮記檀弓云魯穆公問子思舊君反服

孟軻子思弟子亦言與魯穆公同時必不妄則家語世家不當

云子思六十二歲而孔叢子云子思居衛魯穆公卒去此又三

十一年子思蓋百二十餘歲矣壽考若是當時莫之稱道固可

疑也

辛櫟見魯穆公曰昔太公封於營丘濱海阻山險固之地故地曰

廣子孫彌隆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故地

日削子孫彌殺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之知也穆公慙不能對以

語南宮子南宮子曰成王之居成周曰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

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周公卜居曲阜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夫

賢者豈欲子孫阻山林之險長爲無道哉小人哉櫟也

文侯

軾段干木之間曰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

乎財勢不如德財不如義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吾安敢高之

致祿百萬時往問之國人喜而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

威烈王

益煩雜學者牽於屬文專尚西漢書博覽者乃及史記東漢書而近代士頗知唐書自三國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識承平日久人愈怠惰莊子文簡而義明立言虛誕而似理功省易習陋儒莫不尚之史學淺微矣案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略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兩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紀史傳由是經與史分夫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因善惡以明廢貶察政治以見興衰春秋之法也使孔子贊易而不作春秋則後世以史書爲記事瑣雜之語春秋列於六藝愚者莫敢異說而終不能曉也恕皇祐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爲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聞餘論嘉祐中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爲諸侯下訖五代因立明編年之體做荀悅簡要之文網羅衆說成一書書名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黃帝至秦漢興三治亂班固已下世各名家李正壽總八朝爲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公革不侔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勲美德褒贊流於萬世元凶宿姦駭紕甚於誅殛上可繼仲尼之經立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比擬荀悅何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爲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寘之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恕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以法矣熙寧三年冬公出守京兆明年春移帥穎川固辭不行退居洛陽恕徧徇好議論不敢居京師請歸江東養親公以新書未成不廢刊削恕亦遙隸局中嘗思司馬遷史記始於黃帝而包犧神農闕漏不錄公爲歷代書而不及周威烈王之前學者考古當閱小說取舍乖異莫知

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末命三晉爲諸侯比於後事百無一二可爲前紀 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 朝廷爲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書成請於公而爲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鬱遂中癱痺右肢既廢九欲執筆口授稚子義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竊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爲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餘年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足孿廢並皆五悲而自沈頽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疼艱苦過之陶潛豫爲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叙不能作前後紀而爲外紀焉佗日書成公爲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爲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十



適從若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與於聖人之經包犧至末命三晉為諸侯比於後車百無一二可為前紀 本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請實錄國史於 朝廷為後紀昔何承天樂資作春秋前後傳亦其比也將俟書成請於公而為之熙寧九年恕罹家禍悲哀憤懣遂中癱痺右肢既廢九欲執筆口授稚子義仲書之常自念平生事業無一成就史局十年俛仰竊祿因取諸書以國語為本編通鑑前紀家貧書籍不具南徼僻陋士人家不藏書卧病六百日無一人語及文史昏亂遺忘煩簡不當遠方不可得國書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如國語稱春秋外傳之義也自周共和元年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見於外紀自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至周顯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載於通鑑然後一千八百餘年之興廢大事坦然可明昔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而藥石不繼盧昇之手足纏廢著五悲而自沈潁水予病眼病創不寐不食才名不逮二子而疾疹艱苦過之陶潛豫為祭文杜牧自撰墓誌夜臺甫邇歸心若飛聊叙不能作前後紀而為外紀焉佗日書成公為前後紀則可刪削外紀之煩冗而為前紀以備古今一家之言恕雖不及見亦平生之志也

資治通鑑外紀詳節卷第十



威烈王



圖書 (CIP) 目錄數據查詢

6.1000, 林華出版社圖書部, 北京——國際標準書號

(本書在冊中)

6-0255-1106-Y 2101

1.1000, 電子書——五洲大——圖書——冊——冊——冊——冊

號 007120 號 (2003) 年 10 月 1 日 圖書 CIP 數據庫 中國大



9 787501 322503

定價 1.08 元  
ISBN 7-5013-2250-3/K·615

印數 1-100

版次 二〇〇三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次 11000

冊數 11000

出版 北京文津閣印務有限公司

Website: www.nlcpress.com

E-mail: njl@nlc.gov.cn

地址 北京 (010) 66151313

電話 (010) 66151313

郵政 北京郵政管理局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黃治通鑑外紀詳節——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9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50-3

I. 黃… II. 中國—古代史—編年體 IV. K2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3) 第 057889 號

ISBN 7-5013-2250-3



9 787501 322503 >

書名 黃治通鑑外紀詳節 (全四冊)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njl@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北京文津閣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八

印張 三三·七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

書號 ISBN 7-5013-2250-3 / K·615

定價 1.08 元



